



87394

六臣註文選卷第十

梁昭明太子蕭

統

撰

唐

李善 張銑

呂延濟 李周翰

劉良 呂向

註

紀行下

西征賦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岳為長安令作西征賦述行歷論所經人物山水

也水

潘安仁

善曰岳榮陽中牟人晉惠元康二年岳因行役之感而作此賦

岳家在鞏縣東故言西征向岳述所歷古跡美惡勸戒焉

歲次玄枵

許

月旅蕤賓

丙丁統

日乙未

御辰

善

日

岳傷弱子序曰元康二年五月余之長安以歷推之元康二年歲在壬子乙未五月十八日也爾雅曰太歲在子曰困敦左氏傳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杜預曰歲歲星也玄枵在子虛危之次也然玄枵疑歲星所歷困敦太歲所次今論太歲而曰玄枵疑誤也鄭玄周禮注曰旅猶處也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鄭玄曰中猶應也仲夏氣至則蕤賓律應也呂氏春秋曰仲夏其日丙丁高誘曰丙丁火日也然夏為火德故以丙丁統夏也左氏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杜預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配日謂子丑配甲乙也然其日值乙未也鄭玄禮記注曰御猶主也銑曰旅亦次也乙未則岳行之辰餘同善注

西征自京徂秦
善曰潘子岳自謂也馮衍揚節賦曰馮子耕於鄠山之阿左傳

潘子憑軾
楚子王謂晉侯曰君憑軾而觀之爾雅曰徂往也濟曰軾車上橫木京東京也秦長安也

廼喟然

五臣本有而字

歎曰古往今來邈矣悠哉寥廓

忽悅

虛往善本作恍

化一氣而甄

吉延

三才

善曰論語夫子喟然歎曰

吾與點也寥廓忽悅未分之兒也鵬鳥賦曰寥廓忽荒列子曰太易者未見氣也易變而為一又曰一者形變之始也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冲和之氣者為人張湛曰所謂易者竊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作化故寄名變耳如淳漢書注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周易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良曰言又遠也喟歎聲翰曰甄成也寥廓忽恍謂天地未開焉一氣其後化此一氣分成三才也

唯生與位謂之大寶

善曰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言人

之生獨貴在位向同善注

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

鬼神莫之

善本作能

要聖智弗能豫

善曰東征賦曰脩短之運愚智

同通塞猶窮達也班固覽海賦曰運之脩短不豫期也良曰鬼神聖智尚不能要豫此事不可

究知也

當休明之盛世今託菲薄之陋質

善曰左氏傳王

孫滿曰德之休明楚辭曰質菲薄而無由馬融論語注曰菲薄也濟曰休明盛代謂晉也非

薄陋質岳

納旌弓於鉉台讚庶績於帝室

善曰臧榮

緒晉書曰岳弱冠辟太尉府掾孟子曰夫招士以薪大夫以旌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

乘招我以弓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

也春秋漢舍孳曰三公在天法三台也尚書曰庶績其疑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言王室者也

銑曰納招也鉉台謂三公也時賈充為太尉辟岳為府掾故讚衆官之功於帝之室庶衆績功

也嗟鄙夫之常累

五臣本有兮

固既得而患失無柳

季之直道佐士師而一點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岳遷廷尉平為公事

免官論語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患

得之既得之患失之翰曰岳稱鄙夫謙也懷

常人之心是以有累且復見用又患失之向

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

不三黜季惠字也岳遷廷尉平為公

事免官故云無此直道而有此黜也武皇忽其

升遐八音遏於四海

善曰臧榮緒晉書武紀曰帝諱炎字安世崩謚曰武

禮記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尚書曰帝乃

祖落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孔安國尚書傳曰遏

絕密靜也良曰武皇晉武帝也天子寢於諒

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音閭兮百官聽於冢宰

善曰臧榮緒晉書惠紀曰帝諱衷字正度武帝崩太

子即皇帝位禮記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于寶

晉紀曰楊駿為太傅百官揔已以聽於駿尚書

曰百官揔已以聽於彼負荷之殊重今雖伊周

冢宰濟同善注

其猶殆善曰左氏傳曰子產曰其父析薪其子

駿以人臣位而負荷帝王之重任雖伊尹周公

尚猶危殆況駿不任事者乎夫伊尹相太甲致

桐宮之師周公輔成王有流言窺七貴於漢庭

之謗此二人尚爾於駿可知也

請五臣本一姓之或在善曰庾亮表曰向使西

悉全決不盡敗聲類曰請亦疇字也爾雅曰疇

誰也翰曰漢庭七貴呂霍上官丁趙傳王並

后族也皆權重受誅無一姓在無危明以安位

者今駿居此重任是取戮之地

祗居逼以示專陷亂逆以受戮匪降禍之自天

善曰言無見危之明以安其位抵為逼主以示已專也于寶晉紀曰駿被誅禮記曰明於順然後能守危鄭玄曰能守自危之道周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毛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銑曰危高也言駿既無高明之道以安重位但以勢逼於上示其專權也濟曰駿既專已是自陷於亂逆之地以受

孔隨時以行藏蘧與國

而舒卷苟蔽微以繆

五臣本作謬

章

五臣本作彰

患過辟

匹之未遠

善曰言孔蘧有知微知章之鑒故隨否泰而行藏與治亂而舒卷中庸之

流苟蔽繆於斯術故患此過常之辟未遠其身也周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論語子謂顏回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又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周易注曰君子知微謂幽昧知章謂明顯也爾雅曰辟罪未遠不離其身也良曰易曰君

子知微知彰岳為駿主簿故自歎不學孔丘行
藏遽伯玉舒卷乃蔽於深微謬於彰明咎過患
難及於我躬固不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

反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
向曰既罹患難方悟山中潛遁之士卓然長

往之道為美也

陋吾人之拘攣

力全飄萍浮而蓬轉

善曰

闕行藏之明而有蔽繆之累故悟山潛之為是
陋拘攣之寔非謝承後漢書鄭玄戒子書曰黃
巾為害萍浮南北東觀漢記太史官曰栗駭蓬
轉因遇際會銑曰吾人岳自謂岳自陋薄其

身拘攣於名位竟如浮萍轉蓬無所上託也

察位偶罪其隆替名節

善曰說文曰

甚玄鸞之巢

幕心戰懼以兢悚如臨深而履薄

善曰說文曰

洛罪切濯亦壞兒七罪切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命作之孫息以棊子致下加九雞子于其上靈公曰危哉孫息曰是不危復有危於此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鄰國將欲與兵社稷亡滅君欲何望公即壞臺左氏傳吳公子札曰夫子在此猶鷺巢慕上也杜預曰夫子孫文子也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翰曰寮官備壞淮毀隳廢也謂誅駿之時岳免主簿濟曰殼亦知也

夕獲歸於

都外宵未中而難作

善曰王隱晉書曰潘岳為揚駿府主簿駿被誅日岳

取急對人朱振代夷三族良曰楚王瑋夜誅駿夷三族此夕岳歸家而免於難

匪擇

木以棲集

五臣本作鮮

林焚而鳥存

善曰魏都賦曰栖者擇木

春秋左氏傳曰鳥則擇木爾雅曰鳥寡也向曰自喻為駿主簿猶鳥不擇木而棲其林見焚

則存者鮮矣駿且被誅如我之獲全萬無一也**遭千載之嘉會皇合德**

於乾坤

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上下隴然交欣千載一會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乾坤

天地張超宣尼頌曰合量乾坤周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濟曰千年一聖我今遭遇之

謂我皇德合天地者也此為嘉會

弛秋霜之嚴威流春澤之渥

恩

善曰韋昭漢書注曰弛廢也荀悅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漢書孫寶勅侯文曰今鷹隼始

擊當從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威古今長歌行曰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洞簫賦曰蒙聖

主之渥恩

銑曰渥厚也言不誅我也

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

私門

善曰宋均尚書緯注曰甄表也楚辭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戰國策

蘇子說魏王曰破公家而成私門免官歸家復布衣表大義示責而已君恩之深

濟曰使我

也皇鑒揆余之忠誠俄命余以末班

善曰末班謂長安令

也楚辭曰皇鑒揆余於初度何休公羊傳注曰俄者須臾之間良曰言我皇揆度我忠誠俄

而命我從牧五臣本作杖疲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

關善曰周禮曰以嘉石平疲民陳思王述征賦曰恨西夏之

不綱戰國策曰薛人攜老幼迎孟嘗君道中向曰西夏長安也使我牧養

疲弊之人於此我亦扶攜與尊卑俱入于關丘

去魯而顧歎季過沛而涕零伊故鄉之可懷

聖達之幽情善曰韓詩外傳曰孔子去魯遲遲

沛宮乃起舞怆懷傷懷泣下數行謂沛父老曰遊子悲故鄉爾雅曰疾病也舞賦曰幽情形而

外揚翰曰丘孔丘也孔子去魯之衛歎曰歸歟季漢高祖高祖過沛置酒泣下信惟故鄉可

戀所以能傷聖賢矧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鎬

京

善曰爾雅曰矧況也漢書元帝詔曰安土重遷黎人之性毛詩序曰王居鎬京

我匹夫安於舊上之人適於表安者能不惻傷矧況也鎬京長安也猶犬馬之戀

主竊託慕於闕庭

善曰曹植責躬表曰不勝犬馬戀主之情東都主人曰闕

庭神麗良曰眷輦洛而掩涕思纏縣於墳塋

善曰河南郡圖經曰潘岳父冢輦縣西南三十里楚辭曰長大息以掩涕張升與任彥堅書

曰纏縣恩好庶蹈高蹤漢書音義如淳曰塋冢田也音營翰曰鞏洛二縣名岳家墳塋在此

爾

五臣本作余

乃越平樂過街郵

尤

秣馬臯門稅駕

西周

齊曰平樂觀名街郵亭名臯門周故門名西周河南縣秣粟稅息也善曰平樂觀

名鄴善長水經注曰梓澤西有一原古舊亭處
即閭郵也石卷瀆口高三丈謂之皋門橋左氏
傳曰秣馬利兵毛萇詩曰秣粟也韓子曰衛靈
公至濮水之上稅馬而牧法言曰仲尼之駕稅
矣李軌曰稅舍也失
稅反西周見下注解
遠矣姬德興自高辛思文
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許古忽化流岐幽祚隆昌
發舊邦惟新向曰歎周德其來遠矣帝嚳高辛氏也其後生稷為周祖為生人之
始也后稷之子不窋居於豳豳人慕德至古公
亶甫自豳遷于岐岐人亦慕德詩云古公亶父
來朝走馬率西水許至于岐下昌文王名發武
王名言周之祚崇盛自此二王也言后稷以來
其國是舊及文王受命更惟新也善曰左氏
傳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史記曰帝侖高
辛者黃帝曾孫也姜嫄為帝嚳元妃生棄號曰
后稷別姓姬氏毛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

曰厥初生人時維姜嫄又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史記曰后稷之孫慶節立國於邠後古公爲戎狄攻之遂去邠止於岐下公季卒子昌立曰文王文王崩太子發立是爲武王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倍與響同邠與豳同

旋牧野而歷茲愈

守柔以執競

良曰武王克殷於牧野而歸洛邑猶守柔道以保競疆執猶保也

喜曰尚書曰武王與受戰于牧野茲此也謂北同也北征賦曰駢遲遲兮歷茲老子曰守柔曰強毛詩曰執競武王無競惟烈鄭

夜申旦而不

寐憂天保之未定

銑曰武王望商邑于周自夜不寐言未定天保何假寐乎

保位也

善曰楚辭曰獨申旦而不寐史記曰

武王望商邑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曰曷爲不寐王曰我未定惟泰山其猶危祀八百而餘天保何假寐也是

慶

濟曰武王既克殷安如泰山猶以為危戒懼

善曰言武王基雖有無已故使子孫相繼八

百餘年享其福也泰山之固尚以為危故能

祀八百猶有餘慶也郭璞爾雅注曰惟發語辭

也戰國策呂不韋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

七年然今言八百舉全數也周易曰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

濟

曰同善注

鑒五臣本

亡王之驕淫竄南巢

作覽

以待然方指日而比盛

善曰言

安而慮危而桀處險而逾泰也尚書曰成湯放

桀於南巢范曄後書趙壹曰奚異涉海之矢拖

坐積薪而待然尚書大傳曰伊尹入告於王曰

大命之去有日矣王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人

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鄭玄曰自比於天言常

在也比於日言去復來也向曰亡王桀也驕

淫無道湯伐敗之而竄于南巢之地其無道驕

淫以取滅亡亦猶坐積薪之上縱火於下其然

遷繫二國而是祐

善曰史記曰平王東遷于維

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杜預左氏傳注曰繫語助也良同善注言平王遭犬戎難而東遷

依于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

善曰言周

無邪僻之行但賴前聖之德所以長茂也左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

無僻王賴前哲以免也漢書策詔曰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懋說文曰懋盛兒翰同善注

望圉北之兩門感號鄭之納惠討子頹之樂禍

尤闕西之效戾

善曰同濟注包咸論語注曰尤過也爾雅曰戾罪也濟曰姚

姬嬖于周莊王生子頹有寵及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

聞之見號叔曰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蓋納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

王自園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子頽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樂備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有咎也

重戮帶以定襄弘大順以霸世

善曰左氏傳曰太叔帶以狄師

伐周襄王出適鄭晉侯逆王王入于城取太叔

於溫殺之鄭玄毛詩箋曰弘廣也

良曰重晉

文公重耳王子帶周襄王庶弟因寵篡位文

公討之而襄王定位弘順殺逆以霸其代

靈

壅

五臣本作擁

川以止闕晉演義以獻說

善曰國語曰靈王二

十二年穀洛二水闕

賈逵曰闕者兩會似於闕

小雅曰演廣遠也

濟曰將毀王宮王欲擁之

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長人者不隳山防川今

吾執政實有所僻而禍夫三川之神故云演義

也

咨景悼以迄巧

古

政凌遲而彌季俾庶朝

也

之構

五臣本作造

逆歷兩王而干位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咨嗟也

左氏傳曰王子朝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官之喪職秩者以作亂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歸子朝奔京王子猛卒敬王即位王子朝入于尹劉子以王如劉王子朝入於王城單子如晉告急晉智躒帥師納王子朝奔楚主人殺子朝于楚杜預曰悼王子猛也敬王子猛母弟子丐也賈逵國語注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爾雅曰迄至也呼乞切毛詩序曰禮義凌遲左氏傳晏子曰此季世也毛詩曰我日構禍毛萇曰構成也左氏傳衛彪奚曰魏子于位以令大事銑曰子朝再作亂而敬王名言周德之衰自此彌甚子朝庶子故云庶朝與悼王敬王爭位故云歷兩王踰十葉以逮赧女板邦分崩而爲二竟而于位也

橫噬於虎口輸文武之神器

善曰史記曰景王崩子悼王立崩弟

敬王立崩子元王立崩子定王立崩子哀王立弟殺哀王立爲思王弟殺思王自立爲考王崩

子威烈王立崩子安王立崩子烈王立崩弟立
為顯王崩子慎靚王立崩子赧王立東西周分
治王赧徙都西周初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桓公
卒威公立卒子惠公立乃封其少子于鞏以奉
王號東周惠公秦莊襄王滅東西周爾雅曰逮
及也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虎口喻秦也漢書
曰秦二世拜叔孫通為博士通出曰我幾不免
虎口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濟曰葉代也

澡孝水而濯纓嘉善名而善作在

餘同善注

茲

善曰字林曰孝水在河南郡鄴元曰在河南
城西十餘里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

纓

毛萇詩傳曰濯滌也

翰曰孝水水名

岳嘉美其名澡其身濯其纓纓冠纓也

天赤

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亭有千秋之号子無

七旬之期雖勉勵於延吳實僭

善本

慟乎余慈

善曰傷弱子序曰三月壬寅弱子生五月之長
安壬寅次于新安之千秋亭甲辰而弱子夭乙
巳瘞于亭東廣雅曰夭折也書曰若保赤子書
曰瘞埋也猗烈切戰國策以吳爲吾齊曰岳
子死於新安縣千秋亭瘞之於路側岳子生六
十日而死故云無七旬之期延陵季子適齊子
死葬羸博之間深不及泉魏有東門吳子死不
憂人怪問之曰吾無子時不憂今子死乃與無
子時同吾何憂也岳言雖勉勵乎山川以懷古
於此人爲父之慈能無哀慟乎

悵攬轡於中途虐項氏之肆暴坑降卒之無辜

激秦人以歸德成劉后之來蘇事洄回沈亢而

好還卒宗滅而身屠善曰東都賦曰慨長思而懷古楚辭曰攬騑轡而下

節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極也史記曰章邯降項
王秦吏卒多竊言曰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

能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聞其計以告項
羽於是楚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新安城南
後羽敗垓下至烏江自剄尚書曰后來其蘇韓
詩曰謀猷回沅薛君曰回邪僻也老子曰其事
好還良曰言卒無辜而坑是激勸秦人使歸
德於高祖洄沅邪僻也好還猶不定言羽邪僻
其情不定卒敗於烏江經澠池而長想停余車
宗族皆滅身見屠戮也

而不進

善曰漢書弘農郡有澠池縣舞賦曰遠思長想翰曰想蘭相如之風也

秦虎狼之疆國趙侵弱之餘燼超入險而高會

杖命世之英蘭恥東瑟之偏鼓提西缶而接刃辱

十城之虛壽奄咸陽以取僂

善曰戰國策楚王曰秦虎狼之國也

左氏傳齊賓媚人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杜預曰燼火餘之木也左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

孰王帛者萬國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
間必有命世者廣雅曰命名也李陵書曰命世
之才爾雅曰益謂之缶呂氏春秋曰兵不接刃
而人人服化說文曰奄覆也取雋自取雄雋也
向曰秦疆暴猶虎狼也趙被侵弱猶火之燼勢
既不敵又相會於澠池是入險也秦趙既會秦
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乃鼓瑟秦
御史記曰某年某月日秦王與趙王會爲之鼓
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喜爲秦聲請奏缶
缶瓦器可擊以爲曲秦王怒不許相如曰五步
之內請以頸血前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
叱之皆靡秦王不懌爲擊缶秦之羣臣請以趙
十五城爲秦王壽相如亦曰請以秦咸陽爲趙
王壽秦王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
秦秦亦不敢動既罷歸趙
王以相如大功拜爲上卿

出申威於河外何猛

氣之咆

包

勃入

屈節於

廉公若

四體之

無骨

善

愛曰

河外謂之澠池史記曰秦王使使告趙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咆勃怒兒也荀悅申鑒曰高祖申威於秦項宋王笛賦曰悲猛氣兮飄疾家語子夏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論語丈人曰四體不勤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濟曰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蘭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望見頗則引車而避匿其舍人曰臣以委質事公者以慕高義也今廉將軍宣惡言而君避之恐懼何其甚庸人尚羞之況將軍乎相如止之曰夫秦不敢加兵於趙者以我兩人故也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先國家之急後私讎也此爲屈節也無骨言柔弱之甚也

處智勇之淵偉方鄙吝之

忿憤

消

雖改日而易歲無等級以寄言

善曰智勇相如

也忿憤頗也言以相如之比廉頗雖以一日之促方一歲之永猶未足以寄言言相去遠也太

史公曰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范曄後漢書陳蕃曰鄙吝之萌復存乎心戰國策張儀曰秦忿恚含怒之日久良曰淵偉深大也忿恚躁怒也當光武之蒙塵致王誅于

五臣本作於

赤眉異秦辭以伐罪初垂翅於廻谿

五臣

本作

不尤肯以掩德終奮翼而高揮建佐命之

元勲振皇綱而更維

善曰東觀漢記曰馮異字公孫拜為征西將軍與赤

眉相距上命諸將士屯澠池為赤眉所乘反走上廻谿阪異復合兵追擊大破之穀底璽書勞異曰垂翅廻谿奮翼澠池左氏傳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東都賦曰天人致誅東觀漢記樊崇欲與王莽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尚書曰奉辭伐罪左傳曰吾不以一青掩大德西京賦曰遊鵠高翬薛綜曰翬飛也揮與翬古字通李陵報蘇武書

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荅賓戲曰廊帝登嶠坂

之威夷仰崇嶺之嵯峨

善曰韓詩曰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也上林

賦曰嵯峨嶢嶢

濟曰嶠山名

皋託

善本作記墳於

南陵文違風於北阿蹇哭孟以審敗襄墨纒崔

而善本

授戈曾隻輪之不反綵

薛

三帥以濟河

善曰左氏傳曰秦穆公石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襲鄭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秦師還晉文公子墨纒經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公許之杜預曰公未葬故襄公稱子公羊傳曰晉人敗秦師于殽匹馬隻輪而無反者

何曰綵

擊也濟河晉軍歸也
墨纓若今起復也

值庸主之矜愎皮通殆肆叔

於朝市任好綽其餘裕獨引過以歸已明三敗

而不黜卒陵晉以雪恥豈虛名之可立良致霸

其有以

善曰言若值庸主矜而愎諫殆戮三帥
陳之市朝而賴任好綽然寬裕故直引

過而歸諸已爾雅曰庸常也鄭玄禮記注曰矜

自尊大也左氏傳曰慶鄭曰愎諫違卜杜預曰

愎戾也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鄭玄曰陳其尸曰肆史記秦繆公曰任好孟子

曰吾進退豈不綽然有餘裕哉左氏傳曰秦伯

不廢孟明曰孤之罪也又曰孟明視伐晉侯禦

之秦師敗績又曰秦伯伐晉取王官及郊晉人

不出然止二敗言三未詳史記秦穆公謂三將

曰子其悉雪恥又曰穆公遂霸西戎古詩曰虛

名復何益楚辭曰名不可以偽立毛詩曰何其

久也必有以也鄭玄曰必以有功德也卒或爲
雜非也翰曰懷很肆捨也任好穆公名言蹇
叔之哭師若值庸主自穆公綽然有寬裕之德
市之刑哉殆必殺之也穆公綽然有寬裕之德
但引過於已而三帥九三敗秦師公不黜責後
竟敗晉以雪恥也穆公爲霸主固非虛名有此
所以降曲峭而憐號託與國於亡虞貪誘賂以賣
鄰五臣作憐不及臘而就拘垂棘反於故府屈產服
于晉輿德不建五臣作逮而民無援仲雍之祀忽諸
善曰劉澄之地理書曰肴有純石或謂石肴如
淳漢書注曰相與友善爲與國與黨與也左氏
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
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
虢虢公醢奔京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穀梁
傳曰後晉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猶是

馬齒加長矣燕川子夏扶曰馬無服與之伎則
未可與決良左氏傳曰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
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哀哉
杜預曰忽然而亡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之後
得虞仲封於周之北故夏墟之地良曰曲嶠
地名屬於虢也虢虞相託爲與國虞乃背虢尋
而取亡虞也晉獻公還師而滅虞曾不得至臘
月璧馬皆歸故曰反故府服晉與也傷憐其貪
賂取亡矣仲雍之後忽然而絕祀由道德不逮人不援也

我徂安陽言陟陝

郭行乎漫瀆之口憇乎曹陽之墟

善曰漢書弘農郡有陝縣

酈善長水經注曰橐水出橐山北流出谷謂之漫瀆與安陽溪水合又西經陝縣故城南又合一水謂之瀆谷水漫瀆水北有逆旅亭謂之漫谷客舍弘農郡圖經曰曹楊桃林縣東十二里也濟曰陝地名郭郭也

漫瀆瀆水名曹陽亭名

美哉邈乎茲土之舊

也固乃周邵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於關

睢騶虞應乎鵲巢

善曰公羊傳曰自陝以西召公主之

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

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邵公

周南邵南正始之道王化之風也故繫之邵公

基銑曰邈遠也餘同善注愍五臣本

剥亂朝流亡以離析卓滔天以大滌劫宮廟而

遷迹五臣本作跡俾萬乘之盛尊降遙思於征役顧

請旋於僮五臣作僮汎敷既獲許而中惕追皇

駕而驟戰望玉輅而縱鏑善曰魏志曰董卓字

卓以山東豪傑並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燔燒洛陽宮室卓至西京呂布誅卓卓將李傕郭汎擅

朝政僣質天子於營僣將楊奉叛僣僣衆稍衰天子乃得出至新豐楊奉董承以天子還洛陽僣汎悔遣天子復相與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大戰奉兵敗左氏傳子朝曰單旗劉狄剥亂天下毛詩曰民卒流亡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孔安國尚書傳曰滌除也左氏傳晉趙括謂楚曰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淮南子曰雖有盛尊之親說苑曰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曰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爲魚豫且射中目白龍不化豫且不射君今奔萬乘之位而從於臣恐有豫且之患

萬乘天子也

向曰鏑箭也玉輅天子車也

痛百寮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於鋒刃

洞胷腋以流矢有褰裳以投岸或攘袂以赴水

傷桴楫

五臣本作楫

之褊小撮

倉

冊中而

五臣本作之

掬

指善曰華嶠後漢書曰李儼等大戰弘農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董承率眾擊儼大破之

乘輿乃得進承先具舟船帝以綰挽而下餘人

匍匐岸側或自投死范曄後漢書獻帝下登船

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刃爍其指舟中

之指可掬左氏傳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東

觀漢記太史曰忠臣畢力尉繚子曰未有不能

得其力而致其死北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寤子

虛賦曰洞胷達掖禮記曰流矢在白肉毛詩曰

褰裳涉洧又曰攘袂而興左氏傳曰晉中軍下

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翰曰桴舟也楫棹也

言百官勤王事盡命死戰竟以力屈而敗攘袖

褰裳投岸赴水死已殆盡天子纔得濟河舟棹

褊少攀附者眾恐其沈沒皆斬其手舟中之指

可掬而撮升曲沃而惆悵惜兆亂而兄替音鐵

也洞通也叶韻

枝末大而本

五臣本作折

披普都偶國而禍結

善曰左氏

傳曰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復封栢叔于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本旣弱矣其能久乎後曲沃莊伯伐翼殺孝侯曲沃武公伐翼獲翼侯然孝侯仇之後也莊伯武公栢叔成師之後也翼晉都也曲沃在河東聞喜縣酈善長水經注曰春秋晉使詹嘉守桃林之塞處此以備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有曲沃之名然此曲沃在西因彼曲沃而得名今因名而說彼楚辭曰惆悵而私自憐爾雅曰替廢也左氏傳申無宇曰末大必折漢書曰田蚡曰枝大於幹脰大於股不折必披或云枝本大而末披左氏傳辛伯曰大都偶國亂之本也良曰曲沃地名此若樹木大其本必折封邑大臧札飄其高厲委曹吳而成節何其國必危

莊武之無恥徒

五臣本作徒

利開而義閉

并滅反善曰左氏

傳曰吳子諸樊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楚辭注曰委棄也范曄後漢書李固奏記梁商曰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良曰季札委棄曹吳若此高厲莊伯武公伐滅兄弟無愧恥此開利閉義者耳相去何躡函谷之重阻看天險之衿帶跡諸侯其懸絕之勇怯筭嬴氏之利害

善曰廣雅曰躡履也戰國策蘇秦曰秦東有轂

函之固蓋鐵論曰秦左轂函鸛鵲賦曰崎嶇重阻周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李尤函谷關銘曰衿帶咽喉聲類曰衿衣交領也孫卿子曰勇怯之勢也翰曰函谷關也實天與之

高險衿帶之地覽六國諸侯勇怯之跡筭秦嬴攻守之利害或開關以延敵

競遁逃以奔竄

善曰言其利也過秦論曰諸侯以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

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也向曰諸侯數爲秦所敗乃開關以待諸侯諸侯奔竄

而不敢進此秦利之時諸侯怯也

有噤門而莫啓不窺兵於

山外

善曰言其害也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秦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穰侯爲

國謀不忠大王計有所失也楚亂曰噤閉而不

言然噤亦閉也良曰蘇秦既約諸侯爲從秦

閉關而拒諸侯不敢窺於山

外此秦害之時諸侯勇也連雞互而不栖小

國合而成大

善曰言小國異乎連雞也戰國策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約于諸

侯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棲亦明矣濟曰言諸侯心力不齊若連雞不能俱止

栖也心力或齊雖小弱之國亦能相合成其疆大此皆一時之事也

危信人事之否泰

善曰言嶠函之險未嘗暫改或開關延敵或噤門莫啓明

此不徒在地勢亦由在人也湯曰吾欲因其地勢所有而敵之否泰周易二卦名也周易曰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否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

漢六葉

五臣本

而拓洛

畿縣弘農而遠關

善曰

武帝也難蜀父老曰德茂存乎六世應劭漢書注曰拓廣也漢書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爲弘農縣也

翰厭紫極之閑敞甘微

行以遊盤長傲賓於柏谷妻親貌而獻餐疇匹

婦其已泰胡厥夫之謬

善本官

善曰曹植上表曰情注于皇居

心在乎紫極南都賦曰體爽瑱以閑敞蒼頡篇
曰敞高顯也漢武帝故事曰帝即位爲微行嘗
至柏谷夜投亭長宿亭長不納乃宿逆旅翁惡
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姬出遇客
婦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且有備不
可圖也天寒姬酌酒多與其夫夫醉姬自縛其
夫諸少年皆走姬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旦上去
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姬金千斤擢其夫
爲羽林郎疇猶訓也向曰武帝召姬夫爲
羽林郎故云謬官既甘微行是厭紫極也昔
明王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銜檠巨之或變
峻徒御以誅賞善曰東觀漢記曰西巡幸長安
司馬相如上疏曰夫清道而後
行猶時有銜檠之變漢書音義張揖曰銜勒也
司馬彪莊子注曰駢馬口中長銜也毛詩曰徒
御不驚銑曰明王之行使先清道猶懼銜勒
之間而有危變故峻法厚惠以誅賞徒御之人

歷勒也

彼白龍之魚服挂豫且

將余

之密網輕帝重

于

五臣作於

天下奚斯漸之可長

善曰蓋苑曰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

曰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豫且射中目白龍不化豫且不射君今奔萬乘之位而從於臣

恐有豫且之患此言先生責公子陰戒期門微行要屈萬乘天子也帝重帝位之重也言輕帝

位之重於天下此乃陵上之漸何可長乎

弔戾園

於湖邑諒遭世之巫蠱

古

探隱伏於難明委讒

賊之趙虜加顯戮於儲貳絕肌膚而不顧作歸

來之悲臺徒望

五臣有子字

思其何補

善曰漢書曰戾太子據與

江充有隙會巫蠱事起充遂至太子宮掘得桐木人太子無以自明乃斬江充與丞相劉屈氂

戰兵敗東至湖邑自縊而死車千秋訟太子寬
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
於湖宣帝即位謚曰戾以湖邑閼鄉爲戾園又
太子罵充曰趙虜乃亂吾父子也蒼頡篇曰委
任也尚書王曰弗迪有顯戮漢書疏廣曰太子
國儲副君宋均元命苞注曰儲君副主言設以
待之王命論曰高四皓之名刻肌膚之愛幽通
賦曰雖覆醢其何補良曰戾武帝太子也無
罪而死園陵在湖邑故弔之皆責武帝之詞岳
言旣加顯戮絕其肌膚爲此亦何補也儲貳大
子紛吾旣邁此全節五臣有又繼之以盤桓問
也今字休牛之故林感徵名於桃園善曰言吾紛然行此全節之野又繼
之以盤桓而不全楚辭曰紛吾乘兮玄雲北征
賦曰紛吾去此舊都騑遲遲而歷茲爾雅曰邁
行也全節即漢書全鳩里戾太子死處圖經曰
全節閼鄉縣東十里鳩澗西廣雅曰盤桓不進

也周易曰初九盤桓尚書武成曰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東征記曰全節地名其西名

桃原古之桃林也銑發闕文鄉而警策五

作同黃巷以濟潼眺華岳之陰崖觀高掌之遺蹤

善曰漢書湖有闕鄉曹子建應詔詩曰僕夫警策鄭玄周禮注曰警勅戒之也薛綜西京賦注

曰憩向也憩與遡古字同獻帝春秋曰興平二年十一月丙寅車駕東行到黃巷亭庚午到弘

農述征記曰河自關北東流水側有長坂謂之黃巷坂雍州圖經曰潼水在華陰縣界水經曰

北流注河西京賦曰綴以二華巨靈鼎高掌遠躋以流河曲濟注同言向坂行故警策也

華岳北面有巨靈神掌憶江使之反壁告亡期

跡故云陰崖眺視也於祖龍善曰史記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鄭使

者從關東來至華陰之野有寺與吏者

壁曰為我遺鎬池君因言曰明年祖龍死置壁而去忽不見始皇使人視壁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沉壁也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之象不語怪謂始皇也向曰至此地而記憶其事

以徵異我

五臣本作吾

聞之於孔公

善同良注良曰孔子不語怪

力亂神岳

慍韓馬之大慍

徒對阻關谷以稱亂

善曰

何晏論語注曰慍怒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關中諸將馬超韓遂等反超等屯潼關尚書曰元惡大慍孔安國曰慍惡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阻恃也關谷潼關函谷也尚書曰敢行稱亂孔安國曰稱舉也

齊同善注

魏武赫以霆震奉義辭以伐叛彼

雖眾其焉

用故制勝於廟筭

善曰魏志曰曹公西征與超等夾關

為戰大破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左氏傳隨武子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又屈完曰雖君之眾無

所用之孫子曰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
又曰夫未戰而廟勝得筭之多者也銑注同
言彼雖衆曹公奉君君平普揚桴以振塵繡呼瓦
命廟堂之筭已勝之石耕揚桴以振塵繡瓦
解而冰泮超遂遁而奔狄甲卒化為京觀善曰
曰碎大聲也魏志曰韓遂馬超走涼州楚辭曰
揚桴兮拊鼓左氏傳曰援抱而鼓說文曰枹鼓
椎也東觀漢記馮衍說吳漢曰得道之兵鼓不
振塵鄭玄禮注曰振動也繡破聲也春秋運斗
樞曰不能宣德天下瓦解漢書曰徐樂上書曰
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
樂俗之人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
淮南子曰冰泮而農桑起左氏傳潘黨曰君盍
收晉尸以為京觀杜預曰積尸封上其上謂之
京觀向曰碎鼓聲也揚桴而鼓塵振天地繡
然若瓦裂冰泮矣超遂走涼州故
云奔狄其衆盡殺故為京觀也倦狹路之迫

陸鳥軌崎區善本作以低仰善曰倦極也司馬

中之隘陝廣雅曰崎傾側也輸曰蹈秦郊而

言狹路崎嶇登頓故使車軌高低

始闢豁爽塏以宏壯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

紛敷桑麻條暢善曰班固高紀述曰粵蹈秦郊

論都賦曰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植五穀桑麻

條暢春秋文耀鉤曰春致其時華實乃榮洞簫

賦曰標紛敷以扶疎廣雅曰暢長也濟曰蹈

履也言自於山川迫隘之路至秦郊始開豁然

高明壯大邪界襄斜右濱汧隴善曰西都賦

隴首之險長楊賦曰命右扶風發人西自襄斜

梁州記曰萬石城沂漢上七里有襄谷南口曰

襄北口曰斜長四百七十里西京賦曰隔關華

戎岐梁汧雍漢書汧山在扶風汧縣西鹽鐵論

日秦右隴阮漢書幸雍白麟歌曰寶雞前鳴甘

泉後涌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嶠波冢

九嶷宗截薛太一龍洛從子孔切善曰漢書曰

倉坂城祠之其神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

祠城則若雄雉其聲殷殷野雞夜鳴以一太牢

祠之名曰陳寶薛綜曰甘泉山名應劭曰甘泉

在馮翊雲陽縣漢書武功山有太一古文以爲

終南此賦下云太一明與終南別山西京賦曰

於前則終南太二山明矣漢書左馮翊有雲陽

縣西京賦曰後則高陵平原又曰連崗乎嶠冢

服虔曰截薛山名也孟康曰在池陽北顏監曰

截薛即今謂嵯峨也郭璞曰龍從高峻兒也吐

良曰陳倉有寶雞祠故云前鳴餘同善注

清風之颺

聊

戾納歸雲之鬱鬱

善曰孔叢子孔

子曰夫山者興

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四子講德論曰虎嘯而風寥戾思玄賦曰憑歸雲而遐逝楚辭曰望

谿谷兮滄鬱向曰言此山能吐風納雲也鵬戾聲鬱蒼雲見南有玄灞素湫

湯井溫谷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善曰玄素水色也灞

湫二水名也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淵又曰舍素水而蒙深湯井溫湯也雍州圖曰溫湯在新豐

縣界溫谷即溫泉也雍州圖曰溫泉在藍田縣界毛萇詩傳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三輔黃圖

曰蘭池觀在城外長安圖曰周氏曲或陽縣東三十里今名周氏陂陂南一里漢有蘭池宮

銑同善注浸決鄭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善曰史記曰韓聞秦

之好興事欲罷無令東伐迺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鞏口為渠並北山東

注洛漑渴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稅畝一鍾命曰鄭國渠又曰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

文選

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溉田四千餘頃因
曰白渠人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
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西都賦曰通溝大漕
控引淮潮與海通波也翰曰漕水運也林茂

有鄂

戶

之竹山挺藍田之玉

善曰西都賦曰商洛緣其隈鄂杜濱

其是竹林果園芳草甘木漢書扶風有鄂縣西

都賦曰藍田美玉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

濟同班述陸海珍藏張敘神臯鳥隩到區此西賓

然乎

善曰西都賦曰陸海珍藏西勁松彰於歲

寒貞臣見於國危

五臣本作危國

入鄭都而抵

紙

掌義

相友之忠規竭股肱於昏主赴塗炭而不移世

善職於司徒緇衣弊而改爲

善曰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

後周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史記曰鄭栢之友者周厲王少子也犬戎殺幽王於鄴山下井殺栢公鄭人共立其子爲武公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抵掌而言皆談說之客也左氏傳荀息曰竭其股肱之力尚書帝曰臣作股肱又曰民墜塗炭毛詩序曰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詩曰緇衣之宜兮弊予又改爲兮向曰塗炭如布炭火於地而不避也鄭都今鄭縣也抵撫也

履大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詭惑

舉僞烽以沮

慈與

衆淫嬖褻以縱慝

得土

軍敗戲水

之上身死驪山之北赫赫宗周威

呼滅

爲亡國

善曰

史記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幽王嬖愛褻娼竟廢申后及太子而以褒姒爲后褒姒不好笑幽

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爲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廢后之父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毛萇詩傳曰沮止也又曰愚邪也國語里革曰厲流于晁幽滅于戲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翰又有繼於此者異哉秦始皇之曰詭詐沮驚也

爲君也傾天下以厚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勞

而弗圖俾生理以報勤外離西楚之禍內受牧

豎之焚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秦始皇葬驪山之阿石槨爲游館生理工匠後項籍燔

其宮室營宇其後牧兒亡羊入其鑿中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至今焚未有盛始皇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尚書考靈耀曰大地開闢勞而不

圖言匠人勞苦而不圖謀其賞生則報勤謂反以生埋之事以報其功勤也銑曰始皇焚驪

山厚以珠玉工匠皆閉於中不語曰行無禮必

自及此非其効歟善曰左氏傳君子曰志有之所謂行無禮必自及者也歟

濟曰語曰謂或有此語也始皇乾坤以有親可

久君子以厚德載物善曰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知則有親易從

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又曰君子以厚德載物

方論高祖之德故以乾坤為喻焉良曰天地之心惟親有德使其長久君子以純厚之德載

育萬物言高祖法此觀夫漢高之興也非徒聰

明神武豁達大度而已也善曰漢書班固高紀述曰寔天生德

立之漢書曰高祖禱豐粉榆社張晏曰粉白榆
社右豐東北十五里尚書曰欲遷其社孔安國
尚書傳曰襲因也渾胡本切翰曰追舊謂造
新豐也篤厚誠信靡無漸潤逮及也率土且如
此而況卿士乎言皆
籍含怒於鴻門沛跼五臣作局

踏而來王范謀害而不

善本作弗

許陰授劍以約莊

搏

力刃

以萬舞危冬葉之待霜履虎尾而不

噬寔要伯於子房樊抗憤以卮酒咀

慈與彘肩以

激揚

善曰漢書曰項羽欲西入關聞沛公已定

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具告事實良與
項伯俱見沛公沛公曰吾豈敢反願伯明言不
敢背德戒沛公早自來謝沛公且見羽鴻門因
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范增起

出謂項莊曰汝入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
女屬且爲所虜莊拔劍起舞項伯亦起舞常翼
蔽沛公周書武王曰吾含怒深矣毛詩曰謂天
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尚書曰四
夷來王毛詩曰莫敢不來王撝挺也周易曰履
虎尾不咥人亨鄭玄注本爲噬噬齧也音誓漢
書曰樊噲聞事急乃持楯撞入項羽目之問之
爲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
卮酒彘肩噲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
飲乎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又谷永上疏
曰贊命之臣靡不激揚也翰曰撝挺萬大也
其危若首冬之葉待霜而隕猶履虎尾而不被
噬者是張子房要項伯之力也忽地變而龍據雄霸上而高驤

曾遷怒而橫撞碎玉斗其何傷

善曰史記褚先生曰丈夫龍變

傳曰蛇化爲龍不變其文家化爲國不變其姓
漢書曰元年十月沛公至霸上鄒陽上書曰交

龍驤首奮翼漢書曰沛公獻璧羽受之又獻玉
斗於范增增怒撞其斗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
論語曰不遷怒又曰何傷乎銑曰言沛公忽
地變為龍而舒申其體脫至霸上軍而心高舉

也
嬰胷

古**組於軹**

塗投素車而肉袒

善曰蘇林曰軹

亭名在長安城東十三里左氏傳曰鄭伯肉袒
牽羊以逆杜預曰肉袒示服為臣僕也齊曰

沛公入關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降軹道傍軹亭名胷繫也**踈飲錢於東**

都

五臣本

畏極位之盛滿

善曰漢書曰踈廣字仲翁為太子太傅兄

子受為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今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
上皆許之故人邑千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
蘇林曰長安東門也毛詩曰飲餞于彌毛萇曰
祖而舍轍飲酒於其側曰餞漢書曰劉德妻死
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良同

善金墉鬱其萬雉峻嶮峭以繩直善曰西京賦曰橫西

血而絕金墉又曰建金城之萬雉嶮謂棧嶮嶮見也毛詩曰其繩則直毛萇曰言不失繩直之

宜也銳曰金墉長安城也嶮峭高峻見戾飲馬之陽橋踐宣平之

清閼音域善曰爾雅曰戾至也長安圖曰漢時七里渠有飲馬橋夏侯嬰冢在橋南三

里陽橋之陽也三輔黃圖曰長安東出北頭第一城門名宣平門清謂華而且清也向同善

注都中雜選五臣本作脊戶千人億華夷士女駢田

五臣本作闡逼側展名京之初儀即新館而莅職勵

疲鈍以臨朝勗自疆而不息善曰長安舊都故曰名京潘子初臨

故曰新館莅職謂釐政也毛萇詩傳曰莅臨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又曰勗勉也周易曰

君子以自強不息翰曰岳既入長安城見士女衆盛所以備其禮儀就公館臨其職也勵疲

鈍岳自謙也欲以慕君於是孟秋爰謝五臣作子自疆不息耳即就也

謝聽覽餘日巡省農功周行廬室街里蕭條邑

居散逸營宇寺署肆廩五臣本作鄭管庫藏外芮汭

於城隅者百不處一五臣本作一處善曰楚

去也上林賦曰聽覽餘閑舞賦曰餘日怡蕩言

今之寺署蕞芮在於城隅方之昔時雖復百分

不能處一也漢書曰劉向上疏曰項籍燔其宮

為一處非也

濟曰蕭條空曠兒散逸無人也

蕞芮陋小兒時府寺市井之類皆毀廢有陋小

者或在城之偏隅若舊

有百處今纔存一處

所謂尚冠脩成黃棘宣

明建陽昌陰北煥南平皆夷漫滌蕩亡

五臣作無其

處而有其名

善曰皆里名也漢書曰宣帝舍長安尚冠里又曰武帝同母姊金王

孫女號脩成君餘未詳

翰同善注

向曰爾

夷漫滌蕩平滅兒不知其處但有名而已

乃階長樂登未央汎太液凌建章縈駁

蘇合娑素

而款駘

徒改湯轡五臣本作

枌

計詣而轢歷

承光

徘徊桂宮惆悵柏梁

善曰漢書武帝故事上起明光宮桂宮長樂宮皆輦

道相屬辛氏三秦記曰未央宮一名紫微宮然未央為摠稱紫宮其中別名漢書曰建章宮其

西則有唐中數十里其北沼大液池漸臺高二
十餘丈名曰太液又曰柏梁災越俗有火災復
起宮必以大用勝厭之於是作建章宮漢武故
事曰以香柏為之香聞數十里薛綜西京賦注
曰馭姿駘盪杙詣承光皆臺名濟曰縈繞款
至也良同善注言盡已毀壞故徘徊惆悵也

驚滅雉雉善於臺陂狐兔窟於殿傍何黍苗之

離離而余思之芒芒善曰驚雉似山雞而小冠

性悍戾愁害飛走如風之森也微子麥秀之歌

曰黍苗油油翰曰言臺殿陂池荒敗故驚雉

狐兔得居也向曰皆謂耕田生黍苗離

離然岳因自歎見此而心思亦芒芒也洪鐘

顛於毀廟乘風廢而弗縣善曰史游急就章曰

乘風縣鐘華獨樂濟曰洪鐘大禁省鞠為茂

鐘也顛落也乘風懸鐘格皆毀也

鐘也顛落也乘風懸鐘格皆毀也

鐘也顛落也乘風懸鐘格皆毀也

草金狄遷於霸川

善曰如淳漢書注曰本名禁中漢儀注孝元皇后父名禁

避之故曰省毛詩曰踽踽周道

鞫為茂草毛萇

曰鞫窮也今在霸城大道南銅人即金狄也

良曰鞫草茂兒秦鑄銅人十二以象長狄董卓

壞以為錢餘二枚魏明帝欲徙詣洛陽到霸城

重不可致便留

之故云遷霸川懷夫蕭曹魏邴之相

善曰漢書

人漢王即皇帝位拜何為相國又曰曹叅沛人

也代蕭何為相國又曰魏相字弱翁濟陰人也

宣帝即位代韋賢為丞相又曰邴吉字少卿魯

國人也宣帝即位代魏相為丞相銑曰懷想

也夫者

語之端辛李衛霍之將

善曰漢書曰辛慶忌字

域親附敬其威信本狄道人又曰李廣隴西人

也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

歲不入界漢書曰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凡六出

擊匈奴又曰衛青字仲卿為大將凡七出擊匈

奴同善注翰銜使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
善注

銜命奉使職在刺舉又曰蘇武字子卿杜陵人

也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

乃徙武北海無人處杖漢節牧羊武留匈奴凡

十九歲乃還拜為典屬國又曰張騫漢中人也

以郎應募使月氏去十三年得還騫以校尉從

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之封騫為

博望侯教敷而彞倫敘
五臣本作序

兵舉而皇威

暢善曰敷教蕭曹也舉兵衛霍也尚書曰彞倫

攸敘齊曰敷布彞常也此以疊於前文言

蕭曹之流為相布政教則常倫有次序辛

李之屬為將兵舉於四夷而皇威宣暢也臨危

而智五臣本作致勇奮投命而高節亮

善曰史記繆賢曰臣舍人

藺相如勇士有智謀太史公曰其處智勇可謂

兼之矣吳子曰一人投命足懼千人杜預左氏

兼之矣吳子曰一人投命足懼千人杜預左氏

傳注曰投奔命也史記曰魯連好持高節良

曰臨危謂張騫使絕域也投命謂蘇武使匈奴

也暨平秬侯之忠孝淳深善曰小雅曰暨及

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拜為侍中

駙馬都尉莽何羅矯制發兵明旦上卧未起何

羅從外入曰碑奏則心動立入坐内戶下何羅

輿曰刃從東廊上日碑抱何羅呼曰何羅反得

禽縛之繇是著忠孝節封為秬侯銑曰金日

碑以篤敬悟主每往甘泉宮見母形像未曾不

涕泣陸賈之優遊宴喜善曰漢書曰陸賈楚人也

五男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

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謂其子曰與女約過

女女給人馬酒食後陳平乃以妓婢百人車馬

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游漢

庭公卿間名聲籍甚答賓戲曰陸子優游新語

以興毛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

翰同善注

長卿淵雲之文子長政駿之史

善曰史記曰司馬遷字子長為

太史令脩史記歷黃帝以來至太初凡百三十篇漢書曰劉向字子政元帝擢為宗正著疾讒適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又著五行傳列女傳新序說死又曰劉歆字子駿為中壘校尉為七略向曰司馬相如字長卿王褒字子淵楊雄字子雲皆工為文餘同善注趙張三

王之尹京定國釋之之聽理

善曰漢書曰趙廣漢字子都丞郡人

守京兆大尹發姦植伏如神又曰張敞字子高河東人也守京兆尹袍鼓稀鳴市無偷盜又曰王遵字子貢丞郡人也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又曰王章字仲卿泰山人也章以選為京兆尹又曰王駿琅邪人也為京兆尹趙廣漢張敞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又曰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也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

繆寡罪疑惟輕朝廷稱之又曰張釋之字子季南陽人也為廷尉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繇此天下稱之也

濟同善注

汲長孺之正直鄭當時之

推士

善曰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漢陽人也為主爵都尉數直諫又曰鄭當時字莊陳人也

為大司農每朝候上間諗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聞人之善進之上唯恐後班固贊曰汲黯之正直鄭時之推賢

良同善注

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

才子

善曰漢書曰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

拜為謁者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又曰賈誼維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稱於郡中文帝召以為博士時年二十餘曹植自試表曰終軍以妙年使越

銑同善注

飛翠

綏而拖

善本

鳴玉以出入禁門者眾矣

善曰鄭玄禮記

注曰綏綏之飾也禮記曰君子行則鳴珮玉
觀漢記杜預上書曰伏湛宜出入禁門補缺拾

遺是也向曰綏玉皆朝臣
之所服出入禁門者非一人或被髮左衽奮迅

泥滓

善曰謂日磳也論語曰吾其被髮左衽矣
凡人沉於卑賤故曰泥滓東觀漢記曰趙

憲奮迅行伍李陵與蘇武書曰言為瑕穢動增
泥滓說文曰滓澱也翰曰又疊上文謂日磳

自夷狄被髮左衽而貴於
此若奮迅起於泥滓也或從容傳附會望表

知裏

善曰謂陸賈也班固漢書贊曰陸賈從容
平勃之間附會將相尚書大傳孔子謂子

夏曰子見表未見其裏
陸賈平諸呂有功故云望表知裏或著勲績而

嬰時戮

善同良注良曰
皆謂廣漢之屬或有大才而無貴仕

善同翰注翰曰
謂賈誼之類也皆揚清風於上列善作垂令

聞而不已想珮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耳善曰胡廣

曰建鴻德流清風毛詩曰今聞令望左氏傳穆羸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向口上列上代也

鏗鏘當音鳳恭顯之任勢也乃熏灼四方震耀

都鄙善曰漢書曰王鳳與元后同母為大司馬大將軍用事上遂謙讓無所專鳳薨從弟

音代鳳為司馬車騎將軍又曰弘恭沛人坐法腐刑為中尚書明習法令故事又曰石顯字君

房少坐法腐刑為黃門中尚書元帝被疾不親政事事無小大因顯白決漢書谷永曰許班之

貴熏灼四方范曄後漢書曰鄧騭寵靈顯赫光震都鄙翰曰王音王鳳弘恭石顯之徒邪佞

用勢熏灼震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

徒隸齒名才五臣本難不其然乎善曰論語曰齊景公死之

張湛列子注曰隸猶羣輩也一云徒隸賤人也
漢書賈誼曰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
平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齒列也論語子曰才難
不其然乎濟曰音鳳之流其死之日曾不得
與蕭曹等十餘公之僕隸齒列名器之難其如
此望漸臺而扼腕梟澆巨猾而餘怒善曰漢書
從宣平城門入王莽之新臺上商人社吳殺莽
取其綬史記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而言東京
賦曰巨猾間豐漢書音義曰懸首於木上曰梟
良曰巨猾王莽也莽為大逆誅於漸臺而梟首
故岳望之揖不疑於北闕軾轡里於武庫善曰
扼腕而怒字曼倩勃海人也為京兆尹有一男
日雋不疑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丞
相二千石至者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從吏收
縛曰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

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請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史記曰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也銑同善注酒池鑒於商辛追覆車而

不寤

善曰漢書贊曰武帝設酒池肉林賈氏國語注曰鑒察也六韜太公曰桀紂王天下

之時積糟爲阜以酒爲池脯肉爲山林晏子春秋曰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賈誼過秦曰三主惑而終身不寤也翰曰商辛紂也爲酒池以曲

亡國漢武帝復爲之履覆車之跡而不改寤

曲

陽僭於白虎化奢淫而無度

善曰漢書曰王根爲曲陽侯五侯大

修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社上山漸臺象西白虎毛詩序曰游蕩無度向曰白虎殿名曲陽侯王根僭淫造第以象之是無法度

也命有始而必終孰長生而又視善曰命者性

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必有終矣老子曰長生久視之道武雄略齊同善注

其焉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善曰班固漢書贊

大略漢書曰齊人李少翁以方術見上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言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

神物不至乃作甘泉宮中為臺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又曰樂成侯登上書

言樂大天子見大悅曰臣之師有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乃拜大為五利將軍良曰帝耽

弱之其雄才大倖造化以制作窮山海之奧秘略亦何在也

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靈若翔於神島奔鯨浪而夫無為與造化逍遙

失水曝善作鱗骼於漫沙隕明月以雙墜擢仙

掌以承露于雲漢而上至

善曰薛綜曰海若海神楚辭曰今海若舞

馮夷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島海中洲也莊子曰吞舟之魚碭而失水異物志云鯨魚長者數千里或死於沙上得之皆無目俗言其目化為明月珠漢書孝武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薛綜曰干犯也翰曰靈若海神也海島高深翔集此神於此又刻石象鯨魚失水曝於沙上故云雙陸銑曰又作仙人捧承露盤挹雲表之露

惟余欲而是恣縱

五臣本作從

逸遊於角觝

邸絡甲

乙以珠翠忍生民

五臣本作人

之減半勒東岳以虛

美

善曰班固漢書西域贊曰孝武之時感蒟醬

印竹杖則開耕柯越舊漢書曰武帝作角觝戲文穎曰秦名此樂為角觝兩兩相當角力枝藝射御故名角觝也班固漢書贊曰孝武造甲

乙之帳絡以隋珠和璧音義曰甲乙帳名也漢書贊曰孝武奢侈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續漢書曰羣臣上言宜封泰山詔曰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笑良同善注超長懷以遐

念若循環之無賜

善曰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環周則復始窮則反

本銑曰賜盡也言思念此事若循環無盡時也

較角

面朝之煥炳次

後庭之猗靡

善曰言先明面朝次至後庭也廣雅曰較明也周禮曰面朝後市子

虛賦曰飛襪垂鬋扶輿猗靡較音校見較量面朝之事煥炳明白可觀也次及後庭

之事亦猗靡可述也壯當熊之忠勇深辭輦之

明智

善曰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幸虎圈園獸熊佚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皆

走馮婕妤好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上問何故當熊婕妤好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身

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又曰成帝遊於
後庭常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好辭曰觀古圖
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
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楚辭曰招貞良與明
智同善注翰衛鬢髮以光鑒趙輕體之纖麗善曰漢
書曰孝武衛皇后字子夫漢武故事曰子夫得
幸頭解上見其美髮悅之毛詩曰鬢髮如雲之
忍切荀悅漢紀曰趙女善舞號曰飛燕上悅之
事由體輕而封皇后也左氏傳叔向之母曰昔
有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光可以鑑濟
曰武帝衛皇后其髮鬢黑光可以鑑人咸善
立而聲流亦寵極而禍侈善曰以奇見幸故曰
禍侈銑曰聲流謂馮班二婕妤好津便門以右
之盛德禍侈謂衛趙二后之疾惡善曰漢書武帝紀曰三年作
轉究吾境之所暨善曰漢書武帝紀曰三年作

至此盡長安界究盡也掩細柳而撫劍

之命帥周受命而善本作以忘身明戎政之果毅距

華蓋於壘和案乘輿之尊轡肅天威之臨顏率

軍禮以長擅利輕棘霸之兒戲重條侯之倨貴

善曰方言曰掩止也掩與揜同漢書曰孝文後六年匈奴大入邊遣宗正劉禮軍霸上祝茲侯徐厲軍棘門河內守周亞夫軍細柳帝勞軍至霸上棘門直馳入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持滿上至不得入於是上使使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壁門上謂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天子乃案轡徐行至中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文帝曰嚮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六韜曰為將者

受命忘家當敵忘身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爲果
致果爲毅薛綜西京賦注曰華蓋星覆北斗王
者法而作之劉歆遂初賦曰秦華蓋於帝側壘
營也和軍營之正門也左氏傳齊侯曰天威不
遠顔咫尺說文曰擅拜舉手下也漢書曰丞相
條侯至貴倨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倨敖也良
曰軍法既受命而忘其身戎政兵之政也果毅
謂能制敵也華蓋天子之蓋壘和軍門擅揖也
索杜郵其焉在云孝里之前號憫輟駕而容與
哀武安以興悼爭伐趙以徇國定廟筭之勝負
杆汗矢言而不五臣本作弗納反推怨以歸咎未十
里於遷路尋賜劔以刎首嗟主闇而臣嫉禍於
五臣嫉作于何而不有善曰杜郵亭名在咸陽西疾於作于今謂之孝里辛氏三秦記

曰卑昭西北有孝里卑昭西北有白起墓情猶因
罔失志之兒也楚辭曰遵赤水而容與史記曰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爲武安君秦
使王陵攻趙戰少利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
武安君曰邯鄲未易攻也王自命不行乃使應
侯請之終不可行秦圍邯鄲弗能拔武安君曰
不聽臣計今何如矣秦王聞之怒遣白起不得
留咸陽中旣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
乃使使者賜之劍自殺孫子曰夫未戰而廟勝
得筭之多者也尚書曰率籲衆感出矢言何休
公羊注曰刳割也孫卿子曰主闇於上臣詐於
下俱害之道西京賦曰林麓之饒于何不有也
翰曰杜郵白起所死之地名岳求索此地已改
名孝里故云前號憫失意之兒矢直也言昭王
拒扞直言不納反推怨以殺之闇
主即昭王也疾妬之臣謂范雎
城冀闕緬其五臣本堙人盡覓陞殿之餘基裁

岐波崦

大河切善作蛇

以隱嶙

力忍反墟故所居也

善曰聲類曰秦

孝公作為咸陽築冀闕緬盡兒也亡衍切岐蛇

嶙絕起兒

良曰渭城古咸陽也冀闕秦闕名緬微堙滅也岐崦隱嶙將平之兒陞殿階也

想趙使之抱壁瀏

幽力睨楹

以抗憤

善曰史記曰秦王得趙壁

無意償趙城相如曰壁有瑕請指示王王授壁相如因持壁却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償趙王

城色故臣復取壁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壁俱碎於柱矣相如以其壁睨柱欲以擊秦王乃

辭謝瀏睨目清兒也

銑曰瀏

燕圖窮而荆發

紛絕袖而自引

善曰史記曰荆軻獻燕督亢之地圖圖窮匕首見因左手把秦

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以其匕首揜秦王不中揜丁鳩切

善注筑聲厲而高奮狙預潜鈇以脫臙善曰史

記曰荆軻之客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以擊

筑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

秦帝矐其目使擊筑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鈇

置筑中舉筑扑秦皇帝不中遂誅論衡曰高漸

離舉筑擊秦王中臙秦王病瘡死蒼頡篇曰狙

伺候也尚書刑德放曰臙者脫去人之臙也郭

璞三蒼解詁曰臙膝蓋矐音各一音據天位其

格向曰臙膝蓋骨也狙伺候也

若茲亦狼狽而可愍五臣本作愍善曰尚書

略曰狼狽猶狼跋也孔叢子曰吾於狼狽見聖

人之志荀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囚

執狽音貝翰曰言始皇據簡良人以自輔謂

有大位乃狼狽若此可愍也

斯忠而鞅賢寄苛制於捐灰矯扶蘇於朔邊善

史記曰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子也名鞅姓公

孫氏商君之法刑弃灰於道者又曰李斯者上

蔡人也始皇以斯為丞相始皇長子扶蘇監兵

上郡始皇崩與趙高謀詐為受始皇詔立子胡

亥為太子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扶蘇不孝其賜

劔以自裁扶蘇為人仁即自殺賈逵國語註曰

苛煩也鄭玄周禮註曰矯稱詐以為是銑曰

秦簡忠賢自輔云得李斯商鞅鞅作苛法弃灰

於道者刑也斯乃矯殺太儒林墳於坑葬慈詩

子扶蘇於朔邊也捐弃也

書煬而為煙

善曰史詩曰盧生為始皇求仙藥

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四人皆坑之咸陽李斯

曰臣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

語請守尉雜燒之郭璞方言注曰今江東呼火

熾猛為煬濟曰李斯勸始皇坑儒士焚詩書

國滅亡以斷後身刑轅

患

以啓先

五臣本作前

商法

馬得以宿黃犬何可復牽

善曰史記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

徒告商君反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爲法之弊一至於此哉秦惠王車裂商君鄭玄周禮注曰車裂曰轘史記曰李斯具五刑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可得乎遂夷三族商鞅李斯各有食邑故曰國也刑轘之辟二人爲首故曰啓前良曰國滅亡謂秦也商鞅竟爲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爲馬車裂李斯晉斬

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爲馬

善曰風俗通曰秦相趙高指鹿爲馬東蒲爲脯二世不覺史記曰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驗持鹿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也銑曰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以蒲爲脯以鹿爲馬獻於假讒逆臣二世羣臣言蒲言鹿者皆陰誅之也

假讒逆臣

本作以天權鉗衆口而寄坐善曰春秋元命苞曰赤受命持天權

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向曰二世假借天權與趙高讒賊使賢臣鉗口而自寄坐兵在

頸而顧問何五臣本作爲不早而告我願黔黎其誰

聽惟請死而獲可善曰史記曰趙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與其女壻閹樂謀

易置上樂遂斬衛令二世怒召左右皆惶擾不

鬪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

何不蚤告我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

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閹樂前即告二世曰足下

其自爲計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弗許願與妻子爲黔首弗許閹樂

麾其兵陵二世乃自殺國語單襄公逮善本子

曰兵在其頸不可久也翰同善注嬰之果決敢討賊以紓五臣本作紓禍勢土崩而莫

振作降王於路左

善曰史記曰趙高立公子嬰為秦王子嬰與其子二人謀

曰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廣雅曰果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紂徐也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秦之末世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賈逵國語注曰振救也漢書曰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降軹道旁濟曰子嬰始皇孫趙高既殺二世而立子嬰子嬰立乃手殺高以舒國禍言秦積惡久人心離散勢如土崩雖討一賊不可振舉故降沛公於軹道

蕭收圖以相劉料

聊

險易與

五臣本作以

眾寡

善曰說文曰料量也孫卿子曰地者近遠險易又曰識眾寡之用者勝也良曰沛公入咸陽蕭和收秦相府圖書藏之高祖所以知天下戶口多少地形險易何由是為漢相

羽天

與而弗

五臣本作不

取冠沐猴而縱火

善曰史記曰客有說張耳

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漢書曰羽西屠咸陽燒

其宮室楚辭曰若縱火於秋蓬

銑曰項羽既

燒秦宮室或說羽都關中羽思東歸說者曰人

言楚人如沐猴而冠耳果然沐猴狝猴也此所

謂天與不取也貫三光而洞五泉曾未足以喻其高下

也

五臣本無也字

善曰鄧析子曰賢愚之相

覺若九地之下重天之顛淮南子曰大道含

吐陰陽而章三光許慎曰三光日月星也燕丹

太子死懷恨入於九泉向曰上貫三光謂高

祖下及九泉謂項

感市閭之敢

阻

井歎戶韓之

羽豈可相喻也

舊處蒸

善本作丞

屬號而守闕人百身以納贖

時喻反

豈生命之易殺滅惠愛之合著千居望之以

求直亦余心之所惡故思夫人之政術實

之良具苟明法以釋憾不愛才以成務弘大體

以高貴非所望於蕭傳

善曰說文曰敢麻蒸也然敢并即渭城賣蒸之

市也延壽被誅丞屬無守關者而趙廣漢就戮則有之恐潘誤毛詩曰如可贖今人百其身論語子貢曰賜也亦有惡乎惡許以爲直者說文曰許面相斥罪左氏傳穆叔曰齊人釋憾於弊邑之地又魏準公欲殺之而愛其材周易曰開物成務莊子曰襄公之應司馬曰夷知大體者也漢書曰蕭望之左遷太子太傅翰曰韓延壽爲東郡太守爲天下最代蕭望之爲左馮翊望之遷御史大夫延壽在東郡時放官錢千餘萬御史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知即案劾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上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延壽竟坐弃市吏

人數千送至渭城敢井即渭城東賣麻蒸之市
岳言延壽惠愛在人能使丞屬號泣於闕下人
願以百身贖其罪初望之將案驗延壽邴吉止
之後聞延壽誣舉事遂復案驗且延壽雖有專
擅之罪然有幹時之才而望之且存公忘私安
可許舉小恨用明法以快其心哉乃不愛人之
才成國家之務耳望之左遷太造千長山而慊
傳是不弘大體非天下之望也

慨偉龍顏之英主曾中豁其洞開羣善湊而必

舉

善曰漢書高祖隆準而龍顏又曰高祖葬長

通

名山陵漢書曰高祖意豁如也王命論曰英

雄

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也潘元茂九

錫

文曰羣善必舉也濟曰造至也長山漢高

陵

也高祖龍顏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必舉

之用

存威格乎天區亡墳掘其而莫禦臨掩坎而

累抃步毀垣以延佇

善曰尚書周公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光華後

漢書曰赤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又光武詔曰脩復西京園陵爾雅曰拵蓋也郭璞曰謂覆蓋王逸楚辭注曰擊手曰抃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良曰言高祖生則存威德至于天地崩亡則墳隴被發掘不能禦也王莽之亂諸陵皆見發掘岳見壞墳毀牆意傷之故撫膺而延佇也

越安陵而無譏諒惠聲之寂寞

善曰漢書曰惠帝葬安陵

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讎無譏乎楚辭曰欲寂寞而絕端薛君韓詩章句曰寂無聲之兒也寞靜也翰曰越於也安陵惠帝陵也其聲寂寞無以褒貶也

弔爰絲之正義

五臣本作議

伏梁劒於東郭

善曰漢書曰袁盎字絲楚人也為楚相病免家

居梁孝王欲求為嗣盎進說王以此怨盎使人刺殺盎安陵郭門外盎烏浪切

向同善注

訊景皇於陽丘奚

五臣本作爰

信譖

五臣本作讒

而矜譖

隕

五臣本作殞

吳嗣於局下蓋發怒於一博成七國

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而

無計

五臣本作之

茲沮善而勸惡

善曰廣雅曰訊問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如其事曰訊加誣曰譖

爾雅曰戲謔也鄧公謂上曰錯患諸侯強大請

削之地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

為諸侯報仇帝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又曰晁錯

潁川人為御史大夫錯七故切今協韻七各切

漢書成帝曰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

可成無討謂不誅盜也左氏傳子鮮曰賞罰無

章何以沮勸沮才與切漢書谷永曰虧德沮善

毛萇詩傳曰沮止也

銳曰陽丘景帝陵也景

帝為皇太子時吳太子侍飲博爭道不恭皇太

子引博局提殺之景帝即立晁錯說上令刺吳

王起七國兵反爰盎與錯有隙乃說上謂上曰
七國之反以誅錯為名今斬錯使赦七國可兵
不血刃上遂斬錯信讒謂聽爰盎之計也矜謔
謂因博而殺吳太子也誅晁錯是助七國之逆
景帝過聽盎之讒計而不討究其事便即殺錯
此是沮天下為善者勸天下為惡者誠可恨之
些茲孝元於渭塋執奄尹以明貶善曰漢書曰
奄尹謂弘恭石顯也班固漢書述曰閹尹之些
穢我明德韋昭曰些病也疾移切鄭玄禮記注
曰些毀也何休公羊傳注曰貶損也濟曰奄
尹弘恭石顯也執此以用之明元帝可貶也
襄夫君之善行廢園邑以崇儉善曰襄猶贊美
漢書曰元帝罷衛思園及戾園又詔曰初陵勿
置縣邑良曰元帝以祖宗之廟園不合禮典
者皆廢之獨此可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褒耳夫君即元帝

戮陷社稷之王章俾幽死而莫鞠

善曰漢書曰成帝葬延陵

爾雅曰辜罪也漢書曰成帝時日有蝕之王章

奏封事召見言王鳳不可任用帝謂章曰微京

兆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後上不忍退鳳章遂爲

鳳所陷章罪至大逆死獄中爾雅曰俾使也漢

書曰趙王幽死張晏漢書曰鞠窮也謂窮問囚

情也一曰勒毛萇詩傳注曰勒告也翰曰延

門成怵大音淫嬖之凶忍勦子皇統之孕育張舅

帝陵怵大音淫嬖謂趙飛燕也漢

氏之姦漸貽漢宗以傾覆善曰小雅曰狃怵也

書曰司隸解光奏言許美人及宮史曹宮皆御

幸孝成皇帝產子隱不見又掖庭中御幸生子

者輒死又飲藥傷情者無數左氏楚令尹子上

日蜂目而豺聲忍人也杜預曰忍行不義也尚

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孔安國曰勦截也截絕其

命是也廣雅曰張開也舅氏諸王也爾雅曰貽

遺也左氏傳曰傾覆我國家

何曰快終

也舅氏篡弑之漸自此開張漢宗所以傾覆也

勦絕也舅氏

王莽族也

刺哀主於義域僭天爵於高安欲

法堯而承禪

善本作羞

永終古而不刊

善曰漢書曰哀帝葬義陵

又曰封董賢為高安侯後代丁明為大司馬即

三公之職也論語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楚辭

曰長無絕兮終古鄭玄禮記注曰刊削也銑

曰刺譏也義域哀帝陵也董賢有美色帝幸之

封為高安侯故云僭天爵也帝欲法堯舜之事

禪位與賢羣臣莫敢言王閔切諫乃止此終古

不可刊

削也

瞰康園之孤墳悲平后之專絜殃厥父

之篡逆蒙漢恥而不雪激義誠而引決赴丹燭

五臣本作燭

以明節投宮火而焦糜從灰燼而俱滅

善曰漢書曰平帝葬康陵又曰孝平王皇后葬女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故云激義誠以明節后不合葬故曰孤墳 濟曰瞰視也康園平帝陵

也

驚橫橋而旋軫歷敞

五臣本作弊

邑之南垂

善曰潘岳

關中記曰秦作渭水橫橋橫音光雍州圖曰在長安北二里橫門外也 良曰橫橋橋名旋軫

還車也弊邑岳自謂門磁石而梁木蘭兮構阿

長安也南垂南界也

房郎之屈

求

竒疏南山以表闕倬

卓

樊川以激

池役鬼傭其猶否矧人力之所爲工徒斲而未

息義兵紛以交馳宗祧

吐彫

汗

鳥

而爲沼豈斯宇

之蜀嶺

善曰毛萇詩傳曰倬大也三秦記曰長

川漢武上林囀此為盛史記由余曰後周禮
則神怒矣使人為之則人亦苦矣鄭玄周禮
曰傭與庸通漢書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禮
記曰遠廟為祧又邾婁定公曰臣弑君殺其人
壞其室洿其宮而緒焉汙與洿古字通方言曰
隳壞也銑曰阿房宮前殿以木蘭為梁以磁
石為門懷刃者止之以南山為闕以樊川為池
如此壯麗役鬼神營之亦猶不可況人力所為
而不勞乎為此宮彫斲未畢沛公義兵已交馳
於中矣凡臣弑君汚其宮而緒焉言秦宗廟尚
汚為沼況是宮能不隳壞乎

由偽新之九廟誇

善本宗虞而

祖黃驅吁嗟而妖臨

去

搜佞哀以拜郎

善曰漢

書王莽

下書曰定有天下號曰新又王莽九廟一曰黃
帝二曰虞帝三曰陳王四曰齊敬王五曰齊北
愍王六曰齊南伯王七曰元城孺王八曰陽平
頃王九曰新都顯王又曰鄧曄于丘起兵南鄉

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曰周禮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乃率羣臣至南郊搏心大哭諸生甚悲哀及能誦策文除以誦六藝以飾奸焚詩書而為郎也翰同善注

善曰漢書曰王莽立

樂經徵天下通一藝皆請公車史記李斯曰臣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詣守尉雜燒之尚書曰不學牆面左氏傳富辰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班固漢書王莽贊曰昔秦焚詩書以立私義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向日莽誦六藝以飾奸詐秦焚詩書而取面牆為惡不同同歸於亡

宗孝宜於樂遊紹衰緒以

中興

善曰宣紀贊曰可謂中興仲德殷宗周宣矣良曰宣帝廟曰樂遊宣帝承昌邑淫

亂之後故曰中興

不獲事于敬養盡加隆於園陵兆惟

春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詔隱王

非命縱聲樂以娛神雖靡率於舊典亦觀過而

知仁

善曰漢書孝武衛皇后生戾太子太子納史良娣產子男進號曰史皇孫太子敗皆

遇害太子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是爲孝宣帝即位乃葬衛左右追謚曰思后故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史皇孫曰悼母曰悼后悼園稱奉明園潘岳關中記曰宣帝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園后曰思后以倡優雜伎千人樂思后園今所謂千人鄉者是也北瑩也詢宣帝名也毛詩曰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毛萇詩傳曰隱痛也王母思后也爾雅曰父之妣爲王母又曰率循也尚書曰舊典時式論語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齊曰宣帝戾太子孫生數月而孤幽之圜固其色養之心不輟故於敘園陵之禮有加于舊典

宣帝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園以倡優千人樂千人邑名起於此戾王母即宣帝母戾太子事時并遇害言宣帝所行之事不必合於禮典然隱而行之適于人情亦以足知其仁也詢憑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污隆善曰廣雅曰憑

登也長安圖曰高望堆延興門南八里隈厓也鄭玄周禮注曰體分也漢書音義或曰汗下也良曰高望堆名陽隈堆之南也體水陸高下形勢也開襟乎清暑之館遊

目乎五柞之宮善曰曹植閑居賦曰愬寒風而開襟清暑謂甘泉也西都賦曰

九峻甘泉固陰沍寒日北至而含凍此焉清暑楚辭曰忽反顧而遊日漢書曰盤屋有五柞宮

也翰曰清暑五柞皆漢宮觀名交渠引漕激湍生風善曰漢書武紀

曰穿漕渠通渭如渟曰水轉曰漕銑乃有昆

明池乎其中其池則湯湯

傷汗汗澁澁

如河漢

善曰西都賦曰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

蜀都賦曰流漢湯湯驚浪雷奔吳都賦曰湏臾

泮汗渰渰森漫又曰泓澄森漭傾浴沆瀣南都

賦曰布濩漫漫汗漭沆泮

溢向曰言廣大也

日月麗天出入乎東西

音先旦似暘谷夕類虞淵

善曰西京賦曰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

與蒙汜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拂于扶桑楚辭曰

出自暘谷應劭曰虞淵日所入也淮南子曰至

于虞淵是謂黃昏

疏曰麗著

昔豫章之名宇

披玄流而特起儀景星於

五臣本作以

天漢列

五臣本作

對牛女以雙峙

善曰西京賦曰豫章珍館揭焉

輔黃圖曰上林有豫章

觀西京賦曰海若遊於玄渚楚辭曰臨沅相之
玄淵善曰儀謂法象之也西都賦曰左牽牛而
右織女漢宮闕疏曰昆明池有二石人牽牛織
女象 濟曰景星瑞星也言於池中起豫章觀
儀法瑞星以石刻爲圖 五臣本 萬載而不傾奄
牛女之宿列於池邊 圖 作圖

摧落於十紀擢百尋之層

五臣本作會

觀今數仞之

餘扯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武帝元狩三年穿昆明池至王莽之敗凡一百

一十三年今云十紀言其大數耳

濟曰其謀

欲使萬代不毀而纔經百餘年而便摧落豫章觀其高百尋至今傾振鷺于飛鳧躍鴻漸乘雲

頡頏

胡岡隨流澹

徒濫

澹

徒澹

澹

驚波唼

甲

奔

直陵

次

渠儼反

善曰蜀都賦曰其

鸞千羽爾雅曰鸞鳥鸞毛長詩傳曰鸞水鳥又

曰大曰鴻小曰鴈周易曰鴻漸于陸魏都賦曰

羽翮頡頏毛萇詩傳曰飛而上曰鵠飛而下曰

頡頏南都賦曰嚶嚶和鳴澹淡隨波上林賦曰澆

灝賈隆字林曰澆灝小水聲也西京賦曰散為

驚波上林賦曰唼唼菁藻薛綜東京賦注曰菱

芡也芡雞頭也良曰振鷺鸛鴻皆鳥名漸進

也銑曰乘雲言飛高也頡頏鳥聲澹淡浮兒

翰曰澆灝出沒兒唼

啖鳥食兒菱芡草名

華蓮爛於淥

五臣本作綠

沼青

蕃

煩

蔚平翠斂

善曰說文曰蕃草茂也斂波際

際

伊茲池之肇穿肆水戰於荒服志勤

善作

遠以極武良無要

五臣本作邀

於後福

善曰釋穿池之意也言志

在勤於遠略以極武功良無要於已後之福也

福謂冰物之利漢書曰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仍

修昆明池賈逵國語注曰肆習也左氏傳周宰
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鍾會檄曰窮武極
戰杜預左氏傳注曰而菜蔬毛實水物惟錯
要數也向同善注

乃有贍平原陸在皇代而物土故毀之而又復

善曰西都賓曰華實之毛尚書曰海物惟錯字
書曰賦足也皇代謂晉也言在皇代物其土宜
故前毀之而今又復左氏傳賓媚人曰先王疆
理天下物土之宜杜預曰播殖之物各從土宜
翰曰此中物產豐平原陸先
時毀之今更復也茅草也

教咸帥貧情同整檝權五臣本作楫棹收苦課獲引

繳勺舉效鰥夫有室愁民以樂五孝反善曰論語冉有曰既富矣

又何加焉曰教之廣雅曰課第也謂品第其所
獲也土貢春秋左氏傳曰女女也謂其象所

多少也
人皆相帥同整舟楫漁於此池有所效獲而利
之婚姻以時愁
人亦為樂也
徒觀其鼓柂
徒可切
拖
廻輪灑

釣五臣本
投罔五臣
垂餌出入挺叉初加切五

來往善曰言欲迴輪必先鼓柂也郭璞方言曰

以收釣緝也輪或為綸毛萇詩傳曰綸綸也灑

亦投也挺拔也又取魚叉也西京賦曰叉簇之

所攬捕齊曰拖船尾輪鉤
釣鉤餌魚餌可以刺魚
織經連白鳴根郎

厲響貴鰓丁
尾掣昌
三牽兩善曰織經連白

連羽連綴經其上於水中二人對引之說文曰
根高木也以長木叩船為聲音曳織經於前鳴
長根於後所以驚魚令入網也淮南子曰魚者
扣舟罟猶繫也書曰掣牽也良曰言三度掣

鈎兩度得魚於是弛青鯤於網鉅解頰鯉於黏微善

杜預左氏注曰弛解也鯉鯢二魚名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網者爲大網以繳繫鉤羅屬著網鉅

鉤也說文曰黏相著也女廉切又曰微大索也言魚黏於網故曰黏微也向曰網鉅鈎鈎也

微網也有在鈎及華魴躍鱗素鱖揚鬚善曰薛

著網者皆解取也華魴躍鱗素鱖揚鬚善曰薛賦注曰鬚春也齊曰鮪鱖皆魚名雍五臣本

華謂鮮華也躍鱗揚鬚言魚尚生者雍作養人縷切鑿刀若飛應刃落俎霍霍私禮曰內

饗中士鄭玄曰饗者割烹煎和之稱也毛詩曰執其鑿刀良曰饗人造食之人縷切言切魚

細如線縷也鑿刀上鈴刀若飛謂疾也應紅鮮刀刃而落於俎器中霍霍霏霏細淨見

分其切載賓旅竦而進去御既餐服以屬獸泊

恬靜以無欲

音喻

迴小人之腹為君子之慮

善

傳毅七激曰膾其鯉魴積如委紅張衡七辨曰輦洛之鱗割以為鮮薛君韓詩章句曰載設也毛萇詩傳曰南方有魚遲之也然遲思待之也毛詩曰以御賓客左氏傳曰梗陽有獄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閭沒女寬將諫饋入三歎曰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使人賂廣雅曰恬泊靜也老子曰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朴翰曰紅鮮鱸之色載成遲待也言鱸初成賓旅竦踴以待御食既饗服之而屬其美翻然思泊淡無欲迴小人之腹為君子之慮也

爾乃端策拂茵彈冠振衣

善曰言將還也策馬櫪也茵車中蓐

也毛詩曰文茵暢轂楚辭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銑曰整衣冠將還也徘徊

酆鎬

五臣本作酆

如渴如飢心翹慙

五臣本作勤

以仰止

不加敬而自祇

善曰酆鄩周所居也孔叢子子思曰君若飢渴待賢企佇也毛

詩曰高山仰止禮記曰宗廟之中未施敬而人敬良曰酆鄩水名如渴如飢者思賢人而仰

止之雖無所加敬常自祇懼也豈三聖之敢夢竊十亂之或希

善曰琴操曰崇侯譖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

論語孔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尚書曰予有亂人十人馬融論語注曰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

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也廣雅曰希庶也向曰言思賢之心豈

敢望夢三聖如十亂或欲希冀之經始靈臺成之不日惟酆及

酆

五臣本作乃京其室妾人子來申斧之古責

德延祚莫貳其一

善曰毛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又曰作邑於鄴又曰宅

是鎬京左氏傳季梁曰人和而神降之福史記曰古公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漢書翼奉上書

曰永世延祚不亦優乎莫二其一謂周祚延之長唯有其一莫能爲二蔡邕胡黃公頌曰參其

二也濟曰靈臺文王所作人願爲之不日而成鄴鄆之都固大其屋室庶人如子之來故神

降吉祥也此由積道德以延祚嗣永惟此邦云天下無有二心之人惟其一也

誰之識越可略聞而難臻其極子羸鋤以借子

父訓秦法而著色耕讓畔以間開田沾五臣本作治

姬化而生棘蘇張喜而詐騁虞芮銳而愧而訟息

善曰言誰之識言難識也馬融廣成頌曰三五以來越可略聞周禮嘉量銘曰允臻其極漢書賈

誼曰商君遺禮義秦俗曰敗借父耰鋤慮有德
色音義曰假與父鋤而德之尚書傳曰虞人與
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萌
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士大夫讓爲公卿二
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也讓其
所爭以爲閑田毛萇詩傳曰耕者讓畔行者讓
路劉淵林魏都賦注曰史記張儀魏人也始嘗
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
儀儀以學而游說諸侯銑曰此郡之風雖以
略聞不至其極言秦法父子異居子有贏餘之
鋤以借於父仍說秦法不許自以有恩而形於
色也蘇秦張儀喜秦政多僻得縱聘譎詐也虞
芮二日爭田見周人皆讓其畔訟者遂息退爲
閑田荆棘已生言其地不改經周秦之化而人
情有由此觀之士無常俗而教有定式上之遷
異耳

下僭

善本無鈞

善本

之延

失直

音植

善曰漢

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動者之所為
如淳曰陶家作器於鈞上杜預左氏傳注曰均
平也老子曰埏埴以為器河上公曰埏和佳善
也埴土也謂和土以為器也良注同

無此字
五方雜會風流溷淆
胡情農好利不昏

善本作勞密邇儉
險戎馬生郊
善曰漢書

方雜錯風俗不純富人則商賈為利說文曰溷
亂也溷或為渾尚書曰情農自安不昏作勞左

氏傳曰以魯國之密邇仇讎毛詩曰儉狃孔熾
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向曰五方所湊

溷亂之地農人怠惰不疆作勞溷亂昏疆也而
濟曰密邇近也儉狃匈奴也故戎馬生於郊

制者必割實存操
平刀
善曰漢書賈誼曰黃帝

產曰大官大邑而使學者制焉猶未能操刀而
使割也良曰為政臨人亦由操刀制割惟意

所擬而成言雖溷淆戎馬之地而化由上也

人之升降隨

善本

政隆

替鐵

杖

五臣本

信則莫不用情無欲則賞之不

竊

善曰左氏傳子展曰杖德莫如信杖信以待

用情又曰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

賞之不竊也 雖智不能理明不

弗能察信此心也庶免夫戾

力結反 善曰言

其才信無欲之心庶足以理左氏傳太史克曰

庶幾免於戾乎戾下或有劣字非也 翰曰言

我雖不能明察任信無欲 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善曰論語冉求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幽通賦

能及以待將
來之智者矣

六臣註文選卷第十

六臣詩文選卷第十一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 註

遊覽

登樓賦

善曰盛弘之荊州記曰富陽縣城樓王仲宣登之而作賦

王仲宣

善曰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人獻帝西遷粲從至長安以西

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後太祖辟為右丞相掾魏國建為侍中卒良曰魏志云王粲山陽高平人少而聰惠有大才仕為侍中特董卓作亂仲宣避難荊州依劉表遂登江陵城樓因懷歸而有此作述其進退危懼之

情也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作假日以銷憂

善曰馮衍顯志

賦曰伏朱樓而四望采三秀之華英孫卿子曰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也賈逵國語注曰暇閑

也暇或爲假楚辭曰遷逡次而勿驅聊暇日以銷時邊讓章華臺賦曰冀彌日以銷憂漢書東

方朔曰銷憂者莫若酒假古雅切翰曰時天下喪亂逼迫無暇故假借此日登樓而四望也

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

浦兮倚曲沮

余之長洲善曰西京賦曰雖斯宇之既坦李尤高安館銘

曰增臺顯敞禁室靜幽蒼頡篇曰敞高顯也爾雅曰仇匹也挾猶帶也山海經曰荆山漳水出

焉而東南注于睢漢書地理志曰漢中房陵東山且水所出至郢入江惟與沮同

與此樓也。郢高伏四山。詩明高少四也。背城。漳沮水名言樓在其傍。若挾而倚也。

之廣陸兮。臨臯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丘。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陸道也。孟康漢書注曰。

沃灌。溉也。爾雅曰。彌終也。謂終極也。盛弘之荆

州記曰。江陵縣西有陶朱公冢。其碑云。是越之

范蠡而終於陶。爾雅曰。郊外曰牧。荆州圖記曰。

富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則見。所謂

昭丘。銑曰。沃美彌連也。陶鄉名。郊外曰牧。昭

丘。楚昭王墓也。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

王墓也。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

兮。曾何足以少留。善曰。春秋文耀鉤曰。春致其

之田也。賈逵國語注曰。一井為疇。楚辭曰。雖信

美而無禮。比征賦曰。曾不得乎少留。說文曰。曾

謂辭之舒也。向曰。言此雖高明寡。遭紛濁而

匹川原可賞。然非吾鄉。何足停留也。遭紛濁而

匹川原可賞。然非吾鄉。何足停留也。遭紛濁而

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

思之可任

善曰紛濁喻代亂也楚辭曰吸精粹而吐紛濁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

曰紀毛詩曰以迄于今毛萇曰迄至也韓詩曰

眷眷懷顧毛詩曰豈不懷歸毛萇曰懷思也杜

預左傳注曰任當也翰曰踰過也十二年曰

紀迄至孰誰也自遇世亂遷逝居此已過一紀

至今也眷眷懷歸之情誰堪此憂思也

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

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荆山之高岑

善曰言感

北風逾增鄉思也小雅曰馮依也漢書曰天子

自軒檻上隕銅丸韋昭曰軒檻殿上欄軒上板

也風賦曰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楚

辭曰目極千里傷春心漢書臨沮縣荆山在東

北也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齊曰軒檻樓之

欄也荆山在王所居南故曰荆山

山所蔽終不復見路逶迤而脩迥兮川既濶而

濟深善曰逶迤長貌也爾雅曰迥遠也韓詩曰

日濟有深涉爾雅曰濟渡也漾以上切翰曰

逶迤長貌脩長迥遠也漾大水也言歸路長遠

川大濟深以喻時悲舊鄉之壅五臣作擁隔兮涕橫

之險難莫能遂濟

隆而弗禁平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歟之歎音

善曰楚辭曰忽臨睨夫舊鄉漢中山王勝曰不

知涕泣之橫集左傳曰孔丘卒公誄之曰尼父

無自律論語子在陳曰歸歟歸歟向日謂喪

亂擁隔也悲涕流下而不禁哀也孔子在陳絕

糧歎曰歸鐘儀幽而楚奏兮莊舄昔顯而越吟

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善曰左氏傳曰晉侯觀于

軍府見鍾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史記曰陳軫適楚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昔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不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且楚聲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奔逐之楚豈能無秦聲者哉窮謂鍾儀達謂莊舄論語曰小人懷土孔安國曰懷思也呂氏春秋曰道德於此窮達一也翰曰楚人鍾儀爲晉所縶晉侯與之琴遂操楚音侯曰樂操土風不忘本也遂釋之莊舄越人仕楚在病楚王曰舄越之鄙人今日入楚富貴矣必思於越使人往聽之乃爲越吟言思歸者人情所同豈窮達之際而有殊也惟曰月之逾萬分矣可青五臣有其未亟當王首之

一平兮假高權而騁力

善曰尚書云日月逾邁若弗云來左傳鄭子駟

曰周詩有之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杜預曰逸詩也爾雅曰極至也賈逵國語注曰覬望也冀與覬同尚書曰王道正直孔安國曰王道平直也高衢謂大道也薛君韓詩章句曰騁馳也銑曰黃河清則聖人出粲苦天下反亂故云日月逾邁河清未極期也冀宇內清平假借帝王之高道馳騁才
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
善曰論語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鄭玄曰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者冀往仕而得祿周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恻鄭玄曰謂已浚渫也猶臣修正其身不事君也張璠曰可爲恻然傷道未行也然不食以被任用也翰曰匏瓜爲物繫而不食者也而仲宣自喻懼無寸祿之給井渫者井不停汚不爲人食蓋喻修身全絜畏時君之不用也
步棲遲以

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

慘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善

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杜預左傳注曰匿藏也楚辭曰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通俗文曰暗色曰慘慘與黯古字通楚辭曰狂顧南行王逸曰狂猶遽也大戴禮夏小正曰鳴也者相命也向曰棲遲猶優遊也言於樓上行步優遊遷徙倚立白日將沒風聲並起慘慘顯色言鳥獸之類尚求羣舉翼將歸故所而我獨羈寓原野間其

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

怛而憯七側善曰原野間無農人但有征夫而

曰間靜也毛詩曰馳驅征夫廣雅曰感傷也毛詩曰

野無人時既離亂故征夫未息仲宣感發多潛
惻惻怛猶
樓愴也
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胃臆夜

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

善曰司馬彪上林賦注曰除樓

階也杜預左傳注曰交戾也王逸楚辭注曰憤懣也說文曰臆胃也於力切方言曰參分也韓子曰衛靈公泊濮水夜分而聞有鼓琴者毛詩曰耿耿不寐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廣雅曰盤桓不進也毛詩曰輾轉反側齊曰循履也階除樓飛道也降下也言曰既夕將履飛道而下彌增憤氣滿於胃臆也參及也盤桓反側皆不安貌謂夜及半不寐情思不安也

遊天台山賦

并序善曰支遁天台山銘序曰余覽內經山記云剡縣

東南有

天台山

孫興公

善曰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孫綽字興公太原人也為章安令稍

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尋轉廷尉卿卒于時才筆之士綽為其冠翰曰孫綽為永嘉太守意將解印以向幽寂聞此山神秀可以長往因使圖其狀遙為其賦賦成示友人范榮期榮期曰此賦擲地必為金聲也此山在會稽東南也

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也涉海則有方丈蓬

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玄聖之所遊化靈仙

之所窟宅

善曰廣雅曰秀異也方丈蓬萊皆海中名山也爾雅曰高平曰陸謝靈運

山居賦注曰天台四明相接連四明方石四面自然開窓名山略記曰天台山即是定光寺諸

化山名玄遠也言此山皆遠聖神仙之所遊居變

也夫其峻極之狀嘉祥之美窮山海之環富盡

人神之壯麗矣所以不列於五嶽闕載於常典

者豈不以所立冥奧其路幽迥善曰毛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

天東京賦曰備致嘉祥埤蒼曰瑰瑋珍琦也爾雅曰太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衡山爲南嶽常

山爲北嶽嵩山爲中嶽常典五經之流也冥奧者冥冥深奧也幽迥遐遠也良曰環富謂珍

美之寶靈異之物多也所以不次五嶽之數不載祭祀之常典者蓋以深奧幽遠道路所不致

矣或倒景於重溟或匿峯於千嶺善曰重溟謂海也山臨水

而影倒故曰倒景也翰曰景影重深溟海匿藏也直上孤立曰峯平高而長曰嶺言此山俯

以臨深海山影倒在水中其峻
峯遠在嶺後故爲千嶺所蔽
始經魑魅之塗

卒踐無人之境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魑山神
魅怪物莊子曰其道幽遠而無

人初經鬼魅之道終至無人之處言深遠也
舉世

罕能登陟王者莫由禋祀故事絕於常篇名標

於奇紀

善曰劉兆穀梁注曰舉盡也楚辭曰舉
世皆然將誰告孔安國尚書傳曰精意

以享謂之禋廣雅曰絕滅也篇即常典也廣雅
曰標書也奇紀即內經山記向曰禹定高山

大川而此山不載故云事絕常篇也內經山
記所說剡東南有天台山故云名標奇紀也然

圖像之興豈虛也哉非夫遺世翫道絕粒茹芝

者烏

五臣
作焉

能輕舉而宅之非夫遠寄真搜篤信

通神者何肯遙想而存之

善曰列仙傳曰子好食松實絕穀化

安國尚書傳曰米食曰粒音立列仙傳讚曰吞水頂茹芝莖斷食休糧以除穀氣廣雅曰茹食也讓慮切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言非寄情遐遠搜訪幽冥篤信善道通神感化者何肯存之也濟曰粒穀茹食也芝草食之可仙者綽使圖畫此山觀而慕之故云豈虛也哉言實美也冥幽搜求篤厚也言非脫遺世事耽耽高道絕穀食芝者何能居之非遠託幽求厚信通神安肯遠思

余所以馳神運思晝詠宵興俛仰之間

若已再升者也

善曰莊子老聃謂崔嵬曰其疾也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也

王弼周易注曰若辭也臞音劬翰曰宵夜興起也綽志好此山晝夜不捨故云晝詠夜起低首仰首之間忽如再登方解纓絡永託茲嶺不

於此山也俛低首也

方解纓絡永託茲嶺不

任吟想之至聊奮藻以散懷

善曰方猶將也纓絡以喻世網也說

文曰嬰繞也纓與嬰通郭璞山海經注曰絡繞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良曰解脫也纓絡榮纏也奮發藻文也言將脫去俗理之榮纏長居於此山不任吟想之極也故聊復發於文詞以散長想之懷

太虛遼廓而無闕

魚代

運自然之妙有融而爲川

瀆結而爲山阜

善曰太虛天也自然道也無闕謂無名妙有謂一也言大道運

彼自然之妙一而生萬物管子曰虛而無形謂之道鵬賦曰寥廓忽荒老子曰道生一王弼曰一數之始而物之極也謂之爲妙有者欲言有不見其形則非有故謂之妙欲言其無物由之以生則非無故謂之有斯乃無中之有謂之妙

春和謂之元子謂之遠也者子曰三生萬物
融猶銷也班固終南山賦曰流澤遂而成水停
積結而爲山 翰曰太虛混氣也遠耶廣遠也
妙謂妙理有謂有形言混氣廣遠無所限闕運
動自然之妙理是乃萬物有形混氣融混台嶽
者爲水結者爲山瀆亦水也阜亦山也嗟台嶽
之所五臣無奇挺寔神明之所扶持陰平宿秀

以瞿峯託靈越以正基結根彌於華岱直指高

於九疑應配天於唐典齊峻極於周詩善曰廣雅曰挺

出也魯靈光殿賦曰豈非神明依憑支持者也
天台越境故云牛宿也漢書曰越地斗牛之分
野結猶同也南都賦曰結根踈本華岱九疑皆
山名也劉瓛周易義曰彌廣也配猶對也左傳
周史謂陳侯曰姜太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杜
預曰姜姓之先爲堯四嶽故曰唐典也 向曰

疑拔也言奇狀者秀異不羣也寔實也實如神
明之所扶持也牛星越分野言此星陰覆以曜
其峯託根於此地謂靈越者言山海靈異所出
也彌過也言峻極過於華岱二山直指而上復
高於九疑九疑山名堯祭五嶽以配天此山神
秀亦可應也詩曰嵩高惟岳峻極于天今此山
齊邈彼絕域幽邃窈窕近智者以守見而不之
之者以路絕而莫曉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邈遠
也絕遠也魯靈光殿賦曰
璇室嫵嬈以窈窕洞房叫窈而幽邃王逸曰窈
深也近智猶小智也爾雅曰之往也言近智守
所見而不之假有之者以其路斷絕莫之能曉
也方言曰曉知也翰曰邈遠也窈窕深極貌
近小之往也邈彼者言此山遠也絕域者謂其
遠絕人跡也幽邃深極則小智之人但以守其
俗見而不往也往者以西夏蟲之疑冰整輕翻
各經食色莫能通曉也

而思矯

故整副思矯也馬融論語注曰哂笑也

莊子北海若謂河伯曰夏蟲不可以語於水者

篤於時也司馬彪曰厚信其所見之時也方言

曰矯飛也銑曰矯舉也夏蟲不知冬有寒冰

亦猶小智不識高道故笑之乃思欲整輕翮而

高舉以遊於中也翮鳥羽也神理無隱而不彰

仙皆乘駕鳥行故曰輕翮也

啓二竒以示兆赤城霞起以建標瀑布飛流以

界道

善曰劉向列女傳曰名無細而不聞行無

隱而不彰二竒赤城瀑布也賈逵國語注

曰兆形也支遁天台山銘序曰往天台當由赤

城山爲道徑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名色皆

赤狀似雲霞懸雷千仞謂之瀑布飛流灑散冬

夏不竭天台山圖曰赤城山天台之南門也瀑

布建標立物以爲之表識也戰國策曰舉標甚

標卑遙切界道謂為道疆界也法華經曰黃金

為繩以界八道翰曰志所專至無隱不明無

為不成此山上有城赤色如霞起而立標望瀑

布泉懸流千仞如垂布而下過於石梁之上故

云界道二奇則赤觀靈驗而遂徂忽乎吾之將

城瀑布也兆跡也

行仍羽人於丹丘尋不死之福庭善曰楚辭曰仍羽人於丹

丘兮留不死之舊鄉王逸曰因就眾仙於明光

也丹丘晝夜常明山海經有羽人之國不死之

民濟曰見此山靈驗神思遂往而忽行也仍

因也羽人仙人也言因仙人於丹丘尋求不死

之庭謂求苟台嶺之可攀亦何羨於層城釋域

仙人處也

中之常戀暢超然之高情善曰薛君韓詩章句

崑崙墟以下地中有層城九重是也老子曰域

中

居也言此山既可攀陟亦何羨於崑崙山將釋
捨俗中常情所戀通暢我超縱自然之道被毛褐之森森振金策之

鈴鈴披荒榛之蒙龍陟峭嶠之崢嶸濟槽由溪

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善曰七啓曰余好毛褐未暇此服也金策乃錫

杖也鈴鈴策聲高誘淮南子注曰叢木曰榛孫

子曰草樹蒙龍文字集略曰崢嶸也字林曰崢

嶸山高貌顧愷之啓蒙記注曰之天台山次經

油溪謝靈運山居賦曰凌石橋之莓苔越槽溪

之縈紆注曰所居往來要經石橋過槽溪人迹

不復過此槽字雖殊並首留切落邪行也五界

五縣之界也孔靈符會稽記曰此山舊名五縣

之餘地五縣餘姚鄞句章刻始寧服虔漢書注

曰鄞音銀向曰被服也毛褐羽衣也金策錫

杖並仙人所服用也森森衣貌鈴鈴策聲也落

經也荒榛深林也峭崿高峯也蒙龍林密貌嶙
嶒峯高貌迅疾也猶溪溪名至深險阻也五界
峻道名言濟此險阻
經峻道而疾行也 跨穹隆之懸磴臨萬丈之

絕冥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攬樛木之

長蘿援葛藟之飛莖雖一冒於垂堂乃永存乎

長生

善曰穹隆長曲貌西京賦曰閣道穹隆懸
磴石橋也顧愷之啓蒙記注曰天台山石

橋路徑不盈尺長數十步步至滑下臨絕冥之
澗磴丁鄧切冥幽深也莓苔即石橋之苔也翠
屏石橋之上石壁之名也異苑曰天台山石有
莓苔之險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上有石橋
懸度有石屏風橫絕橋上邊有過逕纔容數人
仲長子昌言曰芥帳翠屏之不坐莓音梅顧愷
之啓蒙記注曰濟石橋者搏巖壁援女蘿葛藟

曲曰樛居則切斷力思切爾雅曰女桑之葉
達國語注曰援引也漢爰益諫上曰臣聞千金
之子坐不垂堂老子曰長生久視之道東方朔
十洲記曰桂英流丹服之長生 翰曰懸磴石
橋也絕冥深澗也此山有石橋廣不盈尺下臨
萬丈深澗又有莓苔生於石上甚滑也有石屏
風如壁立橫絕橋上傍有小徑人以手搏而行
又把攬樛木之蘿攀援葛藟之莖然得進度雖
一 冒垂堂之險乃可永保神仙之道樛木 必
長木也蘿附木而生有蔓者葛藟葛蔓也
契誠於幽昧履重險而逾平 善曰幽昧謂道也
冥晦昧故稱為玄 向曰契結逾甚也言結誠
信不欺於幽昧神明之道則雖足履此險而甚
於平道 既克濟於九折路威夷而脩通恣
之易 作濟於九折路威夷而脩通恣
心目之寥朗任緩步之從容 善曰言其道嶮曲
折有九也杜篤首

陽山賦曰九折萎靡而多艱韓詩曰道威夷者也列子曰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曰恣目之所欲視恣意之所欲行寥朗謂心虛目明也說文曰寥虛空毛萇詩傳曰朗明也列子曰子華之容緩步闊視尚書曰從容以和齊曰威夷長貌修長也寥朗從容寬曠閑樂貌言山道曲折有九既能濟之則長路威夷而通藉慈萋恣心目任緩步自覺寬曠閑樂也

之纖草蔭落落之長松覲翔鸞之裔裔聽鳴鳳

之噤噤過靈溪而一濯疏五臣作疎煩想於心胷蕩

遺塵於旋流發五蓋之遊蒙追羲農之絕軌躡

二老之玄蹤善曰以草薦地而坐曰藉楚辭曰春草生兮萋萋杜篤首陽山賦曰

長松落落卉木蒙蒙裔裔飛貌也爾雅曰噤噤

賈逵國語注曰踴險也因一清而假言也六塵
虛假而能不住故曰蕩雖遣而未能盡故曰遺
中論曰六塵色聲香味觸法高誘淮南子注曰
旋流深淵也身意皆淨而能不離故曰發五蓋
非真而蔽已善行故曰遊大智度論曰五蓋貪
欲嗔恚睡眠調戲疑悔禮記曰昭然發蒙五蓋
或爲神表義農伏羲神農也廣雅曰軌跡也又
曰躡履也二老老子老萊子也史記曰老子者
楚苦縣人名耳字聃姓李氏見周之衰乃遂去
西至關關令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乃著上
下二篇言道德之意又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
書十五篇言道家用修德而養壽也劉向別
錄曰老萊子古之壽者濟曰藉鋪纖細蕩洗
軌迹玄大也萋萋草美貌落落松高貌裔裔鸞
飛貌噦噦和鳴也此山有靈溪之水踈滌煩俗
之想旋流深淵也遊蒙天中清氣也塵六塵也
色聲香味觸法五蓋貪慾瞋恚睡眠調戲疑悔
皆洗蕩於深淵啓發於天中盡已除矣義農二

老皆有高

陟降信宿迄于仙都

善曰毛詩曰陟降庭止毛萇曰

陟降上下左傳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爾雅曰迄至也十洲記曰滄浪海島中有石室九

老仙都治處仙官數萬人

翰曰迄至也再宿爲信言上下兩宿至于仙都也都猶聚也

雙

闕雲竦以夾路瓊臺中天而懸居朱闕

五臣作珠閣

玲瓏於林間玉堂陰映於高隅

善曰顧愷之啓蒙記注曰天台

山列雙闕於青霄中上有瓊樓瑤林醴泉仙物畢具十洲記曰承淵山金臺玉樓流精之闕瓊

華之室西王母之所治真官仙靈之所宗也晉灼漢書注曰玲瓏明見貌

翰曰闕樓也竦立

也雙樓如雲之立夾於路傍高臺在於天半若懸之在空而居也玉堂深邃故云陰映高謂在

山之高處

彤雲斐亶以翼橐籥日炯晃於綺䟽

東南曰隅

善曰斐疊文貌疊亡匪切翼猶承也

也毛詩曰有如鵲日鵲公鳥切炯晃光明也

尤東觀銘曰房闥內布騎疏外陳薛綜西京賦

注曰踈刻穿之也然刻為綺文謂之綺踈也

向曰彫雲彩雲也斐疊文色貌翼扶也

也炯晃光明貌綺踈窓也彩雲若扶於鈎欄

日光明於綺窓八桂森挺以凌霜五芝含秀而晨敷惠

風佇芳於陽林醴泉涌溜於陰渠

在賁隅東郭璞曰八樹成林言其大也賁隅音

番禺神農本草經曰桂葉冬夏常青不枯又曰

赤芝一名用芝黃芝一名金芝白芝一名玉芝

黑芝一名玄芝紫芝一名木芝馮衍顯志賦曰

食五芝之茂英邊讓章華臺賦曰惠風春施宁

猶積也佇與宁同毛萇詩傳曰山南曰陽鄭玄

周禮注曰陽林生於山南史記曰岷嶓山上有

醴泉白虎通曰醴泉者美泉狀如醴陰渠山北

之渠

銑曰八桂八樹桂叢生也森然挺生凌

霜不凋芝草藥也五者青黃赤白黑皆含秀吐

榮而布於晨朝惠和佇起芳春也建木滅景於

陽謂南陰謂北也林有花故香也

千尋琪樹璀璨而垂珠

善曰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衆帝所自上下日

中無景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山海經曰神

人之丘有建木百仞無枝又曰崑崙之墟北有

珠樹文玉樹玕琪樹璀璨珠垂貌玕羽俱切璀

七罪切齊曰景影也建木木名天帝所從上

下處此木曰中無影故云滅景也千尋言

木高也八尺曰尋琪樹玉樹璀璨光色也王喬

控鶴以冲天應真飛錫以躡虛

善曰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

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

餘年後人於山上見之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

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頭毛萇詩傳曰

法論曰并及八輩應真僧然應真謂羅漢也
智度論曰菩薩常應二時頭陀常用錫杖經傳
佛像 翰曰王喬仙人應真得真道 騁神變五
之人執錫杖而行於虛空故云飛也 騁神變臣
作之揮霍忽出有而入無 善曰言衆仙既登正
於無有而入無爲中淮南子曰出於無有入於
無爲 向曰揮霍變易貌言馳騁神思有若執
轡而遊言疾也變易不常出有爲 於是遊覽既
之地或入無爲之境言自然也

周體靜心閑害馬已去世事都捐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閑靜

也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適遇牧
馬童子黃帝曰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
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但去其害馬者而
已矣郭璞曰馬以過分爲害歸田賦曰與世事
乎長辭 翰曰黃帝於襄城下見牧馬童子而
問理天下童子曰爲天下何異乎牧馬去其害

馬今嗜欲已除亦猶害馬去羣矣捐棄也投刃皆虛目牛無全疑思

幽巖朗詠長川

善曰莊子曰庖丁爲文惠君屠牛文惠君曰善哉技庖丁對曰

臣好者道進乎技矣臣始解牛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今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廣雅曰疑止也朗猶清徹也翰曰庖下解牛三年之後所見皆非全牛已見其骨節但以神爲不以目視而投刃皆虛言今得道之至妙無所疑思亦如此也朗高也疑思坐於幽巖高詠臨爾乃羲和亭午遊氣高褰

於長川

爾乃羲和亭午遊氣高褰

善曰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曰羲和日御也午日中徐爰射雉賦注曰褰開也良曰亭至也遊氣海氣也

褰收也言海氣蔽日至午而氣乃高收而見日也

法鼓琅以振響衆香

復以揚煙

善曰法華經曰擊大法鼓又曰燒衆香

氣積肆觀天宗爰集通仙善曰天尊謂老君也

猶通侯也尚書曰肆觀羣后孔安國曰肆遂也

翰曰肆將觀見宗尊爰乃也言將見天尊乃通

集諸神也挹以玄玉之膏漱以華池之泉善曰毛萇詩傳

曰挹斟也揖與挹同山海經曰密山是生玄玉

玉膏之所出郭璞曰言玉膏中又出黑玉史記

曰崑崙其上有華池向曰玄玉華

池皆神仙之所食也挹酌漱飲也散以象外

之說暢以無生之篇善曰象外謂道也周易曰

兄侯云立象以盡意此非通乎象外者也象外

之意故蘊而不出矣無生謂釋典也維摩詰曰

是天女所願具足得無生忍侯牛矩切銑曰

道經云大象無形此無象外之說也維摩經云

得無生法忍此悟遣有之不盡覺涉無之有間

則無生之篇也

善曰言道釋二典皆以無爲宗今悟有爲非而遣之遣之而不盡覺無爲是而涉之涉之而有間言皆滯於有也說文曰悟覺也小雅曰間隙也翰曰我言常時以爲遣於有涉於無足以爲道矣及此乃悟用智遣有終無盡理以心涉無終有間隙何者以其不能使物無不可所以有無並列此謂昔之非今乃是也

泯色空以合跡忽即有而得

玄善曰言有既滯有故釋典泯色空以合其迹道教忽於有而得於玄郭象莊子注曰泯平泯也又曰本末內外暢然俱得泯然無跡維摩經喜見菩薩曰色色空爲二色即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空如是受想行識識空爲二識即是空非識性自空於其中通而達者爲入不二法門有謂有形也王弼老子注曰凡有皆始於無又曰有之所始以無爲本然王以凡有皆以無爲本無以有爲功將欲寤無必資於有故曰即有而得玄也又王弼曰玄冥無有也

玄道也色五色空虛空今言視此二者
泯然如一忽自遣有之情而得於道也釋二名

之同出消一無於三幡

善曰釋謂解說令散也二名即有名物始無名

物母也言二名雖異釋之令同出於道也老子
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
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同謂之玄王弼曰兩者謂始與母也同出於玄
也異名所施不同也在首則謂之始終則謂之
母也訓暢令盡也三幡色一也色空二也觀三
也言三幡雖殊消令爲一同歸於無也卻敬輿
與謝慶緒書論三幡義曰近論三幡諸人猶多
欲既觀色空別更觀識同在一有而重假二觀
於理爲長然敬輿之意以色空及觀爲三幡識
空及觀亦爲三幡翰曰二名謂有無也此兩
者同出於心而異其名今若釋去其有以從其
無固有理矣夫道者視之不見名曰希無色也
聽之不聞名曰夷無聲也搏之不得名曰微無

形也。幘則成三無則歸。一并消其一道何遠也。恣語樂以終日等寂默。

於不言

善曰夫言從道生道因言暢道之因言理歸空一故終日語樂等乎不言莊子

曰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也又曰言無言終身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銑曰既得其

道語默

渾萬象以冥觀兀同體於自然

善曰妙悟玄宗

則蕩然都遣不知已之是已不見物之爲物故渾齊萬像以冥觀兀然同體於自然孝經鉤命決曰地以舒形萬象咸載冥昧也言不顯視也兀無知之貌也阮籍通老子論曰道法自然韓曰冥猶大也此綽慕道之深所以此賦多述玄妙之理以託焉兀無營貌言無營於心同乎自然之道也

蕪城賦

善曰集云登廣陵故城漢書曰廣陵國高帝十一年屬吳景帝更名

王非廣陵厲王皆都焉

鮑明遠

善曰沈約宋書鮑昭字明遠文辭贍逸世祖時昭為中書舍人

上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昭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昭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瑱為荊州昭為前軍掌書記之任子瑱敗為亂兵所殺 翰曰沈約宋書云鮑昭東海人也至宋孝武帝時臨海王子瑱鎮荊州明遠為其下叅軍隨至廣陵子瑱叛逆昭見廣陵故城荒蕪乃漢吳王濞所都濞亦叛逆為漢所滅昭以子瑱事同於濞遂感為此賦以諷之

溈

彈

池

以

平原南馳蒼梧漲

張

海北走

去

紫塞

鴈門

善曰溈相連漸平之貌也廣雅曰池斜也平原即廣陵也南馳北走言所通者遠也

漢書有蒼梧郡謝承後漢書曰陳茂常渡漲海如淳漢書注曰走趨也崔豹古今注曰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漢書有鴈門郡翰曰鴈池相連貌蒼梧地名漲海海名紫塞鴈門皆塞名施徒可切以漕渠軸以崑岡重江複

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

善曰廣雅曰施引也漕渠邢溝也左傳曰吳城

邢溝通江淮杜預曰通糧道說文曰漕水轉穀也又曰軸持輪也崑岡廣陵之鎮平也類車軸之持輪河圖括地象曰崑岡之山橫為地軸施或為陸軸或為袖南臨二江曰重帶江南曰復蒼頡篇曰隩藏也洛陽記曰銅駝二枚在四會道頭爾雅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濟曰施舟具也引水轉穀曰漕軸卓也崑原岡也言舟浮於漕渠車行海原岡隩要也南有二江以為關要故曰重江復關道路通於當昔全盛之時遠近故曰四會五達也

車挂轉

衛

人駕肩廬門撲

地歌吹沸天

善曰全盛

謂漢時也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說文曰轉車軸端杜預左氏傳曰駕陵也謂相迫切也鄭玄周禮注曰廬民居區域之稱說文曰閑閭也方言曰撲盡也郭璞曰今種物皆生云撲地出也銑曰全盛之時謂吳王濞時轉車軸也駕猶倚也言車軸相挂人肩相倚也廬里也閑里門言閭里之門徧地歌吹喧沸天也

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

善曰聲類曰孳蕃也孳滋古字通海賦曰

陸死鹽田蒼頡篇曰鏹削平初產切史記曰吳有豫章郡銅山吳王濞盜鑄錢煮海水為鹽班固傳贊曰材力有餘士馬強盛范曄後漢書曰王元說隗囂曰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向曰孳滋鏹削也此邑人滋貨在於煮海為鹽削銅鑄錢勇才壯力以競雄富士人也言人馬皆尚

精華妍麗以爲常也故能侈秦法佚周令劃崇墉剡濬洫

圖脩世以休命善曰聲類曰侈侈字也軼過也佚與軼通西都賦曰覽秦制跨

周法字林曰錐刀曰劃剡謂除消其土也周易曰剡木爲舟薛綜西京賦注曰墉謂城洫池也

左傳北宮文子曰其有國家令問長世尚書曰俟天休命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命也良

曰佚過劃開墉城剡鑿圖謀脩長休美也言奢侈過於秦周之法令乃開崇城鑿深溝以謀長

世之美命是以板築雉堞之殷井幹寒烽櫓之勤格

高五嶽袤茂廣三墳萃若斷岸矗似長雲六丑

製磁石以禦衝糊積壤以飛文觀基局之固護

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五臣

割而豆分

善曰郭璞三蒼解詁曰板築牆上

長三丈高一丈杜預左氏傳注曰堞女牆也殷盛也淮南子曰大構架興宮室雞棲井幹許慎曰皆屋構飾也郭璞上林賦注曰櫓望樓也蒼頡篇曰格量度也爾雅曰太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衡山爲南嶽常山爲北嶽嵩山爲中嶽南北曰袤三墳未詳或曰毛詩曰遵彼汝墳又曰鋪敦淮濱爾雅曰墳莫大於河墳此蓋三墳崕高峻也嘉齊平也三輔黃圖曰阿房宮以磁石爲門懷刃者止之廣雅曰衝突也字書曰鞠也也戶徒切毛萇詩傳曰賴赤也七啓曰耀飛文說文曰扃外閉之關也凡文士之言基扃汎論城闕猶車稱軫舟謂之艫耳非獨指扃也固護言牢固也王逸廣陵郡圖經曰郡城吳王濞所築然自漢迄于晉未故云出入三代五百餘載也漢書賈誼上疏曰高帝瓜分天下王功臣也翰曰板築築城也一雉長三丈堞城上短牆也

井幹樓也櫓却敵也格度也袁周迴也言格度

高於五嶽諸侯之城周迴之廣雖讀三墳之書

見列國之製亦無此者崑高貌蠹直也磁石脅

鐵故以為門有懷刃者則脅之使不得過故云

禦衝糊粘也頽壤赤土也以黏和之飾壁故云

飛文固護牢固也五代漢魏晉今則五百餘年

雖曰牢固竟以亡滅荒蕪若此其土地如爪

之割肌各為吞食如豆之出莢忽以分散澤

葵依井荒葛罽塗壇羅虺吁蜚羽階闕磨居筠反五

臣作麤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吼胡兩嘯昏見

晨趨善曰王逸楚辭注曰風萍水葵生於池中

日蟻短狐也公羊傳曰有麋而角劉兆曰麋麋

也麋與麋音義同鼯鼯鼠也說文曰魅老物精

也莫愧切楚辭九歌有祭山鬼漢書蘇武掘野

鼠草實而食之

鬼月帝長歌行曰人成有鼠

高牆多鳥聲左傳曰豺狼所鳴也

莠苔也胃統壇堂羅列虺蛇也昔日堂構階庭

之盛今並為荒草所蕪蟲獸鬼魅遊焉以為窟宅嗥嘯風雨昏曉為常也

寒鴟呼雛伏武五臣作暴藏虎乳血餐膚善曰厲摩也鄭

玄周禮注曰吻口邊也亡粉切鄭玄毛詩箋曰口拒人曰嚇郭璞爾雅注曰雛生而能自食者

謂鳥子也字書曰鷁古文暴字蒲到切鷁或為鷁爾雅曰鷁白虎鷁戶其切

吻背也雛鷁雛也暴虎虎狼也言飢鷹猛厲開張其背志為貪勇將有所擊鷁雛非梧桐不棲

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而鷁得腐鼠鷁雛過其上鷁仰而嚇之此謂臨海王為逆自恃其威

亦猶鷹貪而鷁食也又若崩榛塞路崢嶸古植虎狼暴猛害人血肉也

白楊早落塞草前衰善曰服虔漢書注曰榛木叢生也廣雅曰崢嶸深冥

也韓詩曰蕭蕭兔置施于中牕薛君曰中牕牕
中九交之道也仇悲切崔豹古今注曰白楊葉
圓李陵書曰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塞或為寒
翰曰崢嶸深暗貌牕道也榛叢木崩摧塞絕人
行路古道深暗塞猶荒也稜稜霜氣藪藪五臣作荊風威孤
蓬自振驚砂坐飛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
依善曰稜稜霜氣嚴冬之貌藪藪風聲勁疾之貌藪素鹿切無故而飛曰坐飛廣雅曰灌叢
也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向曰孤蓬草
也無根而隨風飄轉者明遠自喻客遊也坐飛
謂忽然而飛謂戎馬起也水草雜生曰灌
莽也杳杳遠貌叢薄草木相雜也紛亂也通池
既已夷峻隅又以頽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
疑思寂聽心傷已摧善曰通池城濠也峻隅城

通深夷平也峻隅高城也埃塵也若夫藻局

帳歌堂舞閣之基璇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吳

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光沈

響絕

善曰藻局局施藻畫也司馬相如美人賦

玉樹也楚辭曰吳歛蔡謳漢藝文志有齊歌秦

歌西京賦曰海鱗變而成龍又曰大雀跋跋又

曰爵馬同轡杜預左氏傳注曰薰香草也又曰

燼火之餘木濟曰藻黼謂雕畫也弋林射鳥

之處釣渚之館觀魚之所也吳蔡之女善歌琴

齊秦之女善箏瑟魚龍爵馬皆假為飾以為玩

樂而今皆芳香已歇化為

灰燼華光以沈歌樂絕矣東都妙姬南國麗

臣

佳人蕙心紈質玉貌絳唇莫不埋魂幽石委骨

窮塵豈憶同舉

五臣作輦

之愉樂離宮之苦辛哉

善

陸機擬東城一何高曰京洛多妖麗王顏作瓊
糝然京洛則東都也曹子建詩曰南國有佳人
華容若桃李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頌曰如蘭之
茂好色賦曰腰如束素蘭蕙同類純素縑名文
士愛奇故變文耳宋玉笛賦曰頽頽臻玉貌起
揚雄蜀都賦曰肥朱顏離絳唇委猶積也魏志
曰明帝悼毛皇后有寵出入與帝同舉輦長門
賦曰期城南之離宮銑曰蕙香草喻美也純
輕細綺也玉貌白如玉也絳赤也言妙姬佳人
嬌美之心輕細之質白貌赤唇皆已化矣豈知
同車之遊以為樂閑在深宮以為苦辛哉

命操為蕪城之歌

善曰韓詩外傳曰孔子抽琴按軫以授子貢廣雅曰命名

也琴道曰琴有伯夷之操夫遭遇異時窮則獨善其身故謂之操論曰人皆樂生而哀死故

石恨者多命操猶述志也言述其所志而為是歌也歌曰邊風急九臣作起公

城上寒井徑滅兮丘隴殘千齡兮萬代共盡兮

何言善曰周禮曰九夫為井又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莊子曰化窮數盡謂之死翰曰

屋三為井徑道也言人屋室遷毀行道荒蕪而丘隴亦已摧殘言歲已久矣千年之間變改萬

代皆已共盡今復何言也

宮殿

魯靈光殿賦并序

王文考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子延壽字文

考有傳才遊魯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甚奇

之遂輟翰而止後溺水死時年二十
餘銑曰范曄後漢書云王延壽父
逸欲作此賦命文考往圖其狀文考
因韻之以簡其父父曰吾無以加也
時蔡邕亦有此作十年不成邕見文
考此賦遂隱而不出文考時年二十
至二十四過
漢江溺而死

張載注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

也

善曰漢書景帝十三王傳曰程姬生魯恭王餘

良曰靈光殿名餘恭王名

初恭

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

載曰昔魯僖公使大夫公子奚斯上新姜嫄之廟下台文公之宮文曰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

善曰漢書曰恭王徙魯好治宮室毛詩曰命于
下國韋昭國語注曰曲沃在絳下故曰下國然
以天子爲上國故諸侯爲下國史記曰季友奉
公子申立是爲釐公釐與僖同爾雅曰北域也
向曰凡諸侯歸國曰下國兆始也僖
僖公言因僖公之始跡而營此殿焉
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
靈光巋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
漢室者也載曰突唐突也詩云昆夷突矣未央建章西京二殿之名杜預左氏傳注
曰隳毀也巋然高大堅固貌也善曰孔叢子
孔子曰夫山者巋然高巋丘軌切廣雅曰意疑
也銑曰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謂王莽篡也隳
廢也言靈光高大堅固而獨存者將爲神明支
持以保漢室然其規矩制度上應星宿秀亦所
令其後興者

以永安也

善曰上應星宿謂觜陳也賦曰規矩應天上憲觜陳濟曰規矩方圓也

上應觜陳之星也

予客自南鄙觀藝於魯觀斯而貽吏

曰嗟乎詩人之興感物而作

載曰南鄙荊州也廣雅曰鄙國也藝

六經也魯有周公孔子在焉愕視曰貽本為藝而來見此驚也見可嗟之物為作詩作賦

曰文考客於荊州故云南鄙言魯有周孔遺風思禮樂之美故云觀藝貽驚視也言見靈光神異而驚視將欲慕詩人感物之義

故奚斯頌僖歌其路寢而功

善曰韓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

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左傳司馬侯曰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毛詩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

翰曰頌僖公

音昭乎聲傳物以賦顯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

何述焉

向曰言事物必以賦頌宣而明之

遂作賦曰

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殷五代之純熙

紹伊唐之炎精

載曰若順也稽考也言能順天地考行古之道者帝也濬深也

哲智也

又有深知欽明詩云濬哲維商書云放

勲欽明

善曰書曰粵若稽古帝堯又曰濬哲

文明殷盛也

五代周殷夏唐虞也言漢盛於五

代純熙之道

而紹帝堯火德之運毛詩曰時純

熙矣爾雅曰

純大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熙廣也

爾雅曰紹繼也

詩含神務曰慶都生伊堯孔安

國尚書傳曰堯

以唐侯升為天子李尤德陽殿

賦曰若炎

唐稽古作先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

精布耀或幽而光

又馮衍說鮑永曰社稷復存

炎精更輝

翰曰粵語辭也餘注同言漢能順

考古道深智順明盛五代大廣之德繼惟堯之
炎精劉堯後故云紹唐漢火德故云炎精也

荷天衢以元亨廓宇宙而作京敷皇極以創業

協神道而太寧

載曰衢道也易曰荷天之衢道
大行也元善之長也亨嘉之會

也天所覆爲宇中所由爲宙也皇極皇建其有
極謂得中也協和神明之道而天下太寧皆謂

初漢之盛時也

善曰方言曰張小使大謂之

廓鄭玄周易注曰人君在上位負荷天之大道

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謂可繼也周易曰聖人

以神道設教

銑曰荷賴衢道元大亨通廓開

敷布皇大極中協令寧安也言漢氏賴天道大
通開宇宙焉作爲京室布大中之道以創制鴻

業合於神道而大安也

於是百姓昭明九族敦序乃命孝

孫俾侯于魯

善曰尚書曰百姓昭明又曰敦叙

親也爾雅曰命告也毛詩曰孝孫有慶又曰爾元子俾侯于魯向曰敦厚俾使也孝孫則

恭王錫介珪以作瑞宅附庸而開宇載曰介大也圭長尺

二寸謂之介瑞信也諸侯錫大圭以為瑞信又以為寶申伯之封云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古者

附庸百里魯五百里之封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錫二十四等附庸方七百里以是開居也

善曰毛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大啓爾宇為周室輔良曰錫賜也珪珪諸侯執者瑞

寶宅居也附庸者言其庸稅貢賦附於大國言賜之珪珪使敬寶其位居其附庸之國開我皇

家之土宇乃立靈光之秘殿配紫微而作五臣為

輔載曰詩云祕宮有恤紫微至尊宮斥京師也善曰毛萇詩傳曰祕神也西京賦曰思比象

於紫微春秋合識國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濟曰祕深也紫微帝宮也言靈光深殿可配帝

宮以爲承明堂於少陽昭列顯於奎之分野善

言承漢明堂而在少陽之位其光昭列顯於奎

之分野也爾雅曰分次也漢書曰泰山郡奉高

縣有明堂武帝造又曰少陽東方也又曰魯地

奎婁之分野也又曰春秋說題辭曰心爲天明

堂以布政教言靈光承天之明堂在少陽之地

濟曰心星爲明堂也東方曰少陽魯在東故言

之也奎婁魯之分野昭列瞻彼靈光之爲狀也

謂星明而行列於天也

則嵯峨

罪

崑

隗

崧

羌

巍

五

壘

五

臣

作

崧

五

崧

五

作纍虛

吁

可

畏

乎

其

駭

人

也

載曰皆其形也駭

驚也故觀斯而貽

罪反

善曰皆高峻之貌孔安國尚書傳曰吁疑恠

之辭

翰曰言其高大之狀可畏而驚人

迢

迢

曉周黨豐麗博敞洞轆轤兮其無垠也

載曰又其形也

博廣也敞高平也

善曰迢嶢高貌也

偶儻

常也

上林賦曰張樂乎

膠葛之

寓郭璞曰言曠

遠深邈貌

也博廣博也

敞寬也

轆轤廣大貌

垠畔也言高

峻卓異大麗寬

敞其無畔也

邈希世而特出

羌瑗譎而鴻紛

屹魚山峙以紆鬱隆崛

屈山勿勿

屹乙山峙以紆鬱隆崛

屈山勿勿

乎青雲

載曰羌

亦乃也屹猶孽也

屹屹隆屈也

西京賦云終南太一隆屈

崔峯嶺

屹屹隆屈也

物乎青雲言此物上逮青雲

也甘泉賦曰上洪紛而相錯

廣雅曰峙止也

良曰邈遠也

希世特出言世希有也

鴻大紛多也言奇異之狀大而多也

峙立也紆鬱曲深貌隆崛

屹極高貌言鬱垠

直上而立曲深而高入乎青雲之中也

鬱垠

軼

北黠以山

耕山

宏

助

續綾而龍鱗

載曰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形也

善曰坎北無齊限之貌增屹深空貌繒

綾不平貌

甘泉賦曰嵌巖其龍鱗繒如字綾音

陵

良曰鬱坎北棟梁繁而不平貌增屹上汨

闊而險也崩繒綾謂參差不齊如龍鱗貌

于磴磴

五以璀璨赫燁燁亦而燭坤狀若積石

之鏘鏘

又似乎帝室之威神
載曰皆其形貌光輝也威神言尊嚴

也

善曰汨汨貌磴磴高貌璀璨衆材飾貌燁

光明貌燭坤光照下土積石山名西都賦曰激

神岳之嵒嵒帝室天帝之室春秋合誠圖曰紫

宮大帝室也
翰曰汨高也磴磴峻貌璀璨雜

綵色也赫燁燁光貌燭照坤地也積石謂崑崙

山天帝所居宮名鏘鏘華盛貌帝室天上紫微

宮威神言驚人也高峻言雜綵之色燁燁照地

狀如天帝之居華盛又似紫微之宮神麗而驚

人崇庸司車以嶺屬朱闕巖巖而雙立高門擬

于閭闔方二軌而並入

載曰閭闔天門也王者因以爲門墉牆也善

日李尤德陽殿賦曰朱闕巖巖二軌謂容兩車也鄭玄禮儀注曰方併也周禮曰應門二轍鄭

玄周禮注曰二軌謂轍廣銑曰崇高墉牆也言如高牆與平岡相連長嶺相屬朱闕雙立於

前殿北也閭闔天門也軌車也言高門比於天門方謂二車相並而入言大也於是乎

乃歷夫太階以造其堂俯仰顧眄東西周章載曰

造其堂觀其狀而賦之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翰曰歷過也太階高階也自此已

上皆文考遠見其狀此則過其高階以至於殿堂顧眄周章言驚視也彤彩之飾

徒何爲乎浩浩浩泔泔汗流離爛漫皓璧皜皜杲

曜以月照丹柱歛翕赤許而電燁戰霞駁雲蔚

羅皓

善曰濔濔漸光

切流離爛漫分散遠

濩至煌煌言彩色衆多眩耀不定也齊曰彤

朱漆也。彩，光也。言此光彩之飾，且何爲乎自疑。

問也。浩浩，汭汭，流離爛漫，皆光色貌。皓白，貌皚

如月之照柱之赤如電之光霞駭雲詩言有光

明如霞之斑駁深遽則如雲之繁蔚故若陰陽

也。灑灑燦燦，煌煌皆光色亂動，日眩曜而

隱陰夏以中處魚寒立交集以山爭榮鳴鳥

廣呼晃吁以黨上尉浪善遙善作肅条而青令

火往火往以火浪音朗風颺音朗蕭何正汙於

章曰：「清之也，灼灼然，良皆寔明也。」善曰：「陰夏

詩涼室亦與此同
蕭條清涼之貌
向曰陰夏謂向北屋也言將

隱處於中則或深邃或寬明其清涼之氣如秋

蕭條而清
靈寥竊崢嶸深邃貌鴻燠熒以燠閭寬明貌颺

泠秋氣貌
動滴瀝以成響殷
五臣作音
雷應其若驚

耳嘈嘈以失聽目矍矍而喪精駢密石與琅

玕齊玉璫與璧英
五臣作瑛
載曰矍矍言炫

玉書云球琳琅玕
善曰言簷垂滴瀝纔成小

響室內應之其聲似雷之驚也說文曰滴瀝水

下滴瀝之也埤蒼曰嘈嘈聲衆也廣雅曰矍矍視

也洞簫賦曰愍眸子之喪精李軌法言注曰駢

並也國語曰天子之室加密石焉韋昭曰密密

理謂砥也然彼以密石磨琢此亦爲飾也西都

賦曰裁金璧以飾璫璧英璧玉之英也孝經援

神契曰玉英玉有英華之色
翰曰凡深閑之

室則必多響故簷溜滴瀝之聲已若雷應之驚
嘈嘈聲亂貌故失聽曖曖視不明貌故喪目精
也駢次也琅玕玉也言次密石以為
砌也玉璫璧瑛皆玉也亦齊列於中
遂排金扉

而北入宵藹藹而曖曖旋室嫵娟以窈窕洞房

叫篠而幽邃載曰言深邃也宵冥也善曰

闔之中徐翰七喻曰連觀飛榭旋室迴房旋室

曲屋也嫵娟迴曲貌楚辭曰姱容脩態亘洞房

謂日將暮也言排金門而北入景將暮也藹藹

曖曖暝色旋曲也嫵娟美貌窈窕深也洞通也

叫篠遠也言此殿內更有曲室美麗且深又有
通房長遠
而幽邃
西廂踟躕以閑宴東序重深而奧秘

載曰西廂西序也踟躕連閣傍小室也閑清閑
也可以燕會知或作多又曰東序東面也

之文相連之貌毛萇詩傳曰宴安也言安靜又廣

雅曰奧藏也字書曰秘密也銑曰踟蹰緩步

不進也宴安也言於西廂緩步清閑以自安息

復見東序重屹魚堅苦耕切五冥五臣作瞿以

深而隱密也山乙金臣作瞿

勿罔屑壓翳以懿凜覓悚悚其驚斯五臣作心

惇惇以而發悸其季反載曰瞿瞋壓翳寂寞

善曰瞋莫耕切又蘇林漢書注曰蕙蕙懼貌惇

與蕙同說文曰悸心動也悸或為欬濟曰

屹特出貌瞿瞋視不明也勿罔不審貌屑微也

壓翳暗蔽貌懿凜深遠貌悚悚惇惇皆恐懼也

悸心動也言東序奧秘特出而高故視之不明

望之不審微暗蔽隱深遠不測神驚心動也

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結構規矩應天上憲紫

於

是

詳

察

其

棟

宇

觀

其

結

子子史反 陬載曰詳謂欲安心定意審其事

誘呂氏春秋注曰結交也構架也又爾雅曰甬

陬之星營室東壁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

其毛萇曰定營室也濟曰詳審也詳察棟宇觀

屋故此結構之始 倨勿九 佹古 雲起嶽釜離樓

法之是應天也 三間四表八維九隅載曰室每三間則有表四

善曰甘泉賦曰大夏雲譎波詭離樓衆木交加

之貌長門賦曰羅羊茸之遊樹離樓梧而相撐

銑曰倨佹雲起覆屋貌嶽釜離樓衆木相倚貌

東序西廂屋各為三間也四表謂屋覆上四面

也表外也八維四方四角也中萬楹叢倚磊砢

央兼八維是為九隅隅亦角也

盧相扶浮柱昭迢帶遞以星懸漂嶢峴五而枝

可

柱

音駐立也

載曰楹柱也又曰枝柱言無根而倚善曰磊砢壯大之貌又甘泉賦曰抗

浮柱之飛棟漂輕貌崑崑不安之貌蒼頡篇曰

柱枝也翰曰磊珂參差不齊貌言萬柱叢倚

參差以相扶持浮柱梁上柱也若帶遠也星懸言多也漂浮也崑崑危貌浮柱高遠而多其勢

皆危以相

枝柱也飛梁偃蹇以虹指揭遽遽而騰湊層

櫨

累石

僂

古以

岌

五

義

五

曲

枅

要上

紹

而環句

備

芝栢

而

攢羅以戢

側立

香

女

枝

穿

孟

枹

牙

而

斜據

載曰芝栢山節方小木為之掌眉梁之上也各長三尺掌或作棧字善曰甘泉賦

曰歷倒景而飛梁西都賦曰抗應龍之虹梁崔駰七依曰夏屋蓬蓬高也音渠王逸楚辭注曰

湊聚也說文曰構櫨柱上枅蒼頡篇曰枅柱上方木然枅櫨為一此重言之蓋有曲直之殊爾

要紹曲貌說文曰桷桷上梁蒼頡篇曰攢聚也

戰音衆貌說文曰掌柱也攢捫參差之貌毛萇

詩傳云據依也翰曰偃蹇曲貌揭舉貌蓬蓬

衆攢貌騰合也言飛梁曲如虹指舉而衆攢更

相合湊層櫨重斗也曲桷拱也磔危岌義重危

貌要紹而環句曲而相連貌桷梁上短柱也盡

以芝草之文相攢布戢音聚貌枝掌梁

上交木也攢捫相柱而斜據其間也

表居以橫出互黝糾而搏負五臣作負下第蔚以

摧錯上崎綺義蟻而重注捷獵鱗集支離分赴

縱橫駱驛各有所趣善曰天矯黝糾特出之貌

博也第蔚特起貌摧錯衆盛貌第扶弗切崎嶇

危嶮貌注猶屬也捷獵相接貌支離分散也縱

橫四散也駱驛不絕也向曰天矯黝糾林木

相連繞貌橫出於傍而負搏也負荷也博猶相

崎嶇而重注謂高峻而重簷兩水注溜也捷獵
次比貌言凡之次比如鱗集也支離謂採一一
而分布駱驛相連不絕貌言衆林木所施縱橫
相連各有趣向爾乃懸棟結阿天窻綺踈五臣
言不虛設也

圓淵方井反植荷渠發秀吐榮菡萏披敷綠房

紫的

善作

窻

張滑

窻

垂珠

載曰天窻高窻也綺文也踈刻鏤也又曰

反植者根在上而葉在下爾雅曰荷芙蕖種之
於圓淵方井之中以為光耀又曰綠房芙蕖之
房刻繒為之綠色紫的蒨蒨中為也爾雅曰其中
蒨珠珠之實窻窻也善曰周書曰明堂咸有
四阿屋四垂也李尤東觀銘曰房闥內布綺疏
外陳薛綜西京賦注曰踈刻穿之也然刻為綺
文謂之綺踈也鄭玄周禮注曰植根生之屬爾
雅曰荷其華菡萏胡感切萏徒感切蒨與芍

同音的說文曰窰物在穴中貌窰亦窰也
曰阿曲也懸棟謂屋下更為重梁相結屈曲以
為天窰畫以文彩故云綺䟽又為方井圖以圓
淵及芙蓉花葉花葉向下故云反植發秀吐榮
披敷菡萏紫的皆說其花色披敷敷布也綠房
運子也窰窰物在穴中貌言井穴中綴之似珠
下垂如在雲綵節藻稅之龍桶彫鏤載曰雲節
於穴也
山節也稅梁上楹又畫水草之文龍桶畫椽為
龍善曰爾雅曰桶謂之節郭璞曰節櫨也案
與節同論語曰山節藻稅包咸曰稅者梁上楹
畫為藻文鄭玄禮記注曰桶謂之梁楚辭曰仰
觀刻桶畫龍蛇向曰綵梁上柱畫以雲文稅
以手亦畫以文藻龍桶椽也亦刻鏤為龍文
飛禽走獸因木生姿載曰為之形也善曰高
禽良曰皆於材木之
上彫畫禽獸之姿狀也奔虎攫五臣拏以梁倚

作乙舊豐而軒鬚者虬龍騰驤以蜿蟺善領王

若動而躩躩音尼獵賦曰熊羆之拏獵張揖漢書

注曰梁倚相著也乞舉頭也郭璞曰鬚背上鬣

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豐動也又曰領搖頭也李

尤辟靡賦曰萬騎躩躩以獵拏躩動兒

曰畫虎於梁也攫舉爪也拏以手持也若舉爪

持梁以相倚乞奮豐而軒鬚謂勇而舉頭也騰

飛驟舉也蜿蟺盤屈兒領動也躩躩動兒言虬

龍飛舉盤屈兒領然若動也朱鳥舒翼以峙衡騰蛇蟠於中五

領然若動也朱鳥舒翼以峙衡騰蛇蟠於中五

文選十一

於衡上衡門上木騰蛇蛇有好文者蟻虬屈盤兒榱椽也畫騰蛇於椽上屈盤而達也白

鹿子蜺

結五於搏步櫨蟠螭宛轉而承楣

善曰古

辭曰王子喬參駕白鹿雲中遨子蜺延首之兒

子甄熟切方言曰未升天龍謂之蟠龍翰曰

構柱頭也櫨斗也子蜺延首也言柱頭及斗上

皆畫為白鹿而延首也蟠曲螭龍也宛轉落兒

楣門額木一畫為

龍宛轉以承之也狡兔踰側伏於柎側援狄

攀椽而相追

善曰說文曰踰蹴也壯藥切柎音

刻狡兔形置木於背也椽頭刻

援抗以手攀而相追抗猴類

玄熊蚺念蚺土

以斷齒銀却負載而蹲存踈音夷載曰踈踈踞

舌貌蒼頡篇曰斷齒根也廣雅曰蹲踈踞也

翰曰木上刻作黑熊蚺炎吐舌也

踴踴也言玄熊吐舌出齒齊首目以瞪直眄徒

眴眴五臣本作脉脉而行行五臣作彌音彌載曰齊

視眴眴行行視兒善曰爾雅曰眴相視也莫

革切說文曰行大怒貌胡人遙集於上楹儼

雅跽渠已而相對仡欺猥息以鵠眈呼頤鳥類呼

頤遼而睽李巨睢許狀若悲愁於危處七慄慄

子而含悴慈醉反載曰昔胡夷之畫形也人

言敬恭也善曰嚴雅跽貌說文曰跽長跪也

欺猥大首也鵠眈如鵠之視也聲類曰鵠驚視

胡人形在於高處故云遙集上楹儼雅不動也
踞長跪而相對乞醜也欺猥面狹也鵬鳥觜曲
而目深者鰓頰頰而睽睽鼻高目深之狀倅憂
也胡人醜形狹面目如鵬視又如悲愁處於危
苦更若憊憊頰眉神仙岳岳五臣本作謬謬於棟閒王
蹙鼻而含憂也

女闕窓而下視

載曰神女之人又彌高也善曰岳岳立貌李尤函谷關銘曰

王女流盼而下視銑曰謬謬行列美兒言刻神仙致於棟閒行列而致之刻玉女形於窓上皆闕
忽下視忽眇眇以響像若鬼神之髮髯善曰眇眇視不

於人也

明之兒說文曰眇睽也廣雅曰眇莫也響像猶
依稀非正形聲也說文曰彷彿相似視不誤也
誤與諦同向曰眇眇猶依稀圖畫天地品類

也言此刑象依稀髣髴若有其形聲

羣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託之丹青千

變萬化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載曰言

情也善曰列子曰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繆形

形不同也淮南子曰以鏡視形曲得其情

故曰繆形也皆委曲得其物其形各殊

上紀開闢遂

古之初善曰尚書考靈耀曰天地開闢耀滿舒

光楚辭曰遂古之初誰傳道

五龍比翼人皇九

頭善曰春秋命曆序曰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

又曰人皇九頭提羽蓋乘雲車出暘谷分九河

宋均曰九頭九人也提羽蓋乘雲車出暘谷

古有五龍兄弟有五人也黃伯黃仲黃叔黃季

黃少並有羽翼分理九州也人皇九頭理天下

有聖

伏羲鱗身女媧蛇軀載曰女媧亦三皇也

德也

媧蛇身而人面有大聖之德玄中記曰伏羲龍身女媧蛇軀向曰伏羲太昊氏鱗身人首女

媧蛇身人首並有聖德鴻荒樸略厥狀睢許

質也略野略也上古之世為鴻荒之世也盡其形亦質而野略睢許質朴之形善曰法言曰

鴻荒之世聖人惡之尚書璇璣鈴曰帝嚳以上朴略有象難傳西京賦曰睢許跋扈字林曰睢

仰目也盱張目也向曰鴻荒樸略皆純厚之道其形睢盱不可復見故畫之睢盱質樸之形

煥炳可觀黃帝唐虞軒冕以庸衣裳有殊載曰

煥炳可觀唯黃帝堯舜以來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又曰車曰軒冠曰冕庸用也作

此車服以賜有功章有德書曰車服以庸上曰衣下曰裳有功者賞無功者否故曰殊也善

曰尚書璇璣鈴曰帝堯煥炳隆興可觀銑曰煥炳明也言黃帝帝堯帝舜有明德可觀也庸

用也言車冠冕用授賢才而下及三后淫妃

亂主

載曰皆盡其形也三后夏殷周也善曰

國語史蘇曰昔夏桀妹喜有寵亡夏殷辛

妲己有寵而亡殷周幽褒姒有寵周於是亡

良曰后君也三后桀紂幽王淫妃則夏有妹喜

殷有妲己周有褒姒

也亂主則三后也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賢愚

成敗靡不載敘惡以誠世善以示後

載曰忠臣

之等孝子申生伯奇之等烈士豫讓聶政之等

貞女梁寡昭姜之等

善曰列子曰但伏羲以

來賢愚奸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也家語曰孔

子觀於明堂觀四墉有堯舜桀紂之象而各有

善惡之狀興廢之誠焉孔叢子子思曰古者則

有國史書之以示後世善以爲示惡以爲誠也

翰曰言盡此聖賢愚暗忠孝貞烈莫不載於是

而敘之於此殿中以誠時君以示後嗣也於是

乎連閣承宮馳道周環陽榭外望高樓飛觀善

此二句載曰馳道馳馬之道旋宮而市毛萇

詩傳年不順成馳道不脩善曰馳道人君所

行之道也君以乘車馬故以馳為名也向曰

承接也言此靈光殿有連閣接宮馳馬之道周

而環之高臺曰陽榭言近於日也登榭外望

復見高樓飛觀觀闕也言飛者謂高也長塗

升降軒檻曼延載曰長塗升降閣道上下也軒

曰長途中宿郭璞曰途樓閣間陛道善曰上林賦

濟曰軒檻鈎欄也曼延言長而不絕漸臺臨池

層曲九成屹然特立的爾殊形高徑五臣作經華蓋

仰看天庭飛陛揭孽緣雲上征中坐垂景頽五

作視流星載曰高徑所經高上至華蓋善曰

俯言重高九層也呂氏春秋曰有成氏

有二仙女爲九川之臺也楚辭曰日暍孽高貌
賜谷荅賓戲曰未仰天庭而覩白日暍孽高貌
言臺之高自中坐而乘日景也楚辭曰流星墜
兮成雨向曰漸臺星名去星而爲臺名層高
也九成九重也高大屈曲九重而成屹然高貌
的爾分明貌華蓋星名謂經高過此星仰視天
庭階道也飛者高如鳥飛揭孽極高貌征行也
言飛道極高緣雲上行中坐俯視下見星曰
千門相似萬戶如一巖突五臣作穴洞出逶迤詰屈
周行數里仰不見日載曰千門萬戶言多衆也
或二或三爲數非正之辭也論語曰加我數年
可以學焉善曰漢書曰建章宮度爲千門萬
戶子虛賦曰巖突洞房銑曰巖穴洞出言屈
深如巖穴之中通路而出逶迤長貌詰屈曲貌
周行數里仰不見日謂屋
宇之多此總嘆其美也何宏麗之靡靡咨用

力之妙勤

善曰小雅曰靡靡細也郭璞方言注

銑曰宏大也咨嗟也此歎其美何大麗

非夫通

神之後才誰能剋成乎此勲據坤靈之寶勢承

蒼昊之純殷

載曰易曰地勢坤蒼昊皆天之稱也言魯承天之大中也善曰移太常博士曰

聖上德通神明漢書曰益州刺史王褒聞王褒

有俊才爾雅曰勲功也銑曰勲功也謂非鬼

神之俊才誰能剋成此功言寶人力寶奇也

包陰陽

之變化含元氣之烟煴玄醴騰涌於陰溝甘露

被宇而下

秦載曰烟煴天地之蒸氣也醴泉出也故曰陰溝也善曰荀子曰陰

陽大化周易曰四時變化春利夏和秋收冬藏
正則天地八卦肇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
春秋元命包曰天樞得則醴泉出孝經援神契
曰德至天則甘露降銑曰言此殿包含陰陽
元氣以成之烟煴元氣之兒玄醴醴泉騰涌流
兒溝渠也在殿北故稱陰甘露瑞露也被霑臻
至也言醴泉涌渠而出甘露霑宇
而至於者並美言之皆非其實也

朱桂黝伊儵

叔於南北蘭芝阿那

五臣作

於東西祥風翕習

以飈灑激芳香而常芬

載曰黝儵阿那皆茂盛之兒風之散物如灑如

然及激灑草木出其芳滋故云翕習以灑風
善曰尚書大傳曰德光地序則朱草生禮斗威
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則蘭芝常生鄭玄曰
主調和也伏儼子虛賦注曰芍藥以蘭桂調食
也然蘭既為瑞桂亦宜同春秋運斗樞曰搖光
得陵出黑芝朱穆鬱金賦曰丹桂植其東禮斗

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平則祥風至翕習盛

兒飈素合切向曰朱桂香木名蘭芝香草名

黝儵榮盛兒婀娜柔弱兒祥風和風也翕習風

來兒飈灑吹草木聲激觸此桂蘭之氣常芬然

而馨也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永安寧以

祉福長與大漢而久存實至尊之所御保延壽

而宜子孫苟可貴其若斯孰亦有云而不珍載

毛詩傳曰云言也爾雅曰珍美也善曰甘泉

賦曰神莫莫而扶傾爾雅曰彌益也喪服傳曰

天子至尊高唐賦曰延年益壽千萬歲毛詩曰

宜爾子孫振振兮濟曰謂西京未央建章皆

隳壞而此殿獨存若神靈扶持以保漢祚也祉

善也至尊天子也凡君之服用居處皆曰御此

刺諸侯之居踰於制度過崇奢侈故云實至尊

之所御也孰誰也言且榮貴如此誰言不珍美

也亂曰良曰亂治也撫彤彤靈宮歸軌靠軌室

崇紛厖莫鴻上兮助剡力勞力兹兹釐利岑峯今

留溜疑疑駢孔龍力從孔兮善曰皆高大峻嶮之貌翰曰此上並高

大參差連拳偃蹇崙倫菌蹢巨蹠產傍歆傾兮

善曰皆特起之貌濟曰歇歆幽靄五臣雲覆

靈徒靄徒洞杳冥兮善曰皆幽邃之貌歇許乞

也歇歆高敞也餘皆幽邃深葱翠紫蔚蔚礪力

遠如雲覆也靄靄繁雲貌礪罪

礪五臣作環五臣作瑋善曰含光晷兮善曰蔚文貌堦

賄切郭璞山海經注曰礪音洛堦大石也音洛堦音洛堦

曰環瑋珍奇也良曰葱翠紫蔚雜綵色也晷

良曰葱翠紫蔚雜綵色也晷

良曰葱翠紫蔚雜綵色也晷

良曰葱翠紫蔚雜綵色也晷

良曰葱翠紫蔚雜綵色也晷

良曰葱翠紫蔚雜綵色也晷

日也瑰瑋珍奇金玉之物也礪砢綴著貌言綵色金玉皆含日光

窮奇極妙棟

宇已來未之有兮

善曰周易曰上棟下宇以待風雨翰曰言初制棟宇已

來上古穴居故聖人制上棟下宇足以避風雨後積習成俗咨為奢侈陳列珍怪窮人力極人財故云棟宇已來未之有也神之營之瑞我漢室永不朽兮

向曰言其奇異壯麗遂假云神營之瑞美也永長也

景福殿賦

善曰洛陽宮殿簿曰許昌宮景福殿七間

何平叔

善曰典略云何晏字平叔南陽人也尚金鄉公主有奇才美容

貌魏明帝將東巡恐夏熱故許昌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人賦之平叔遂有此作平叔為散騎常侍遷尚書主選後曹爽反為司馬宣王斬於東市

善注

大哉惟魏世有哲聖武創元基文集大命

善曰武

帝文文帝魏志曰太祖武皇帝姓曹諱操為丞相封魏王文帝受禪追尊曰武皇帝毛詩曰世有哲王尚書曰天監厥德用集大命

向曰大哉歎美之言也

皆體天作制順

時立政至于帝皇遂重熙而累盛

善曰東都賦曰體元立制

順時立政謂依月令而行也禮記曰凡舉事必順其時尚書有立政篇魏志曰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文帝崩即皇帝位東都賦曰至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銑曰謂立化如天有四時寒暑是體天也順時謂順於人心不妨奪農務也帝皇明帝也熙明也言至于明帝遂繼文帝之明故曰重明累盛

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

物之至情上則崇稽古之弘道下則闡長世之

善經善曰周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阮籍通老子論曰道法自然漢書仲舒對策曰計安

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也書曰粵若稽古帝堯尚

書序曰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左傳曰北宮文子

曰有其國家令問長世又隨武子曰兼弱攻昧

武之善經翰曰言如陰陽之生萬物覆之育

之皆自然而然本人物之至情謂各使得其所

也弘大闡開經常也崇考古之賢君大道開長

世之善理以為常道也庶事既康天秩孔明故載祀二三

而國富刑清善曰尚書曰庶事康哉又曰天秩

曰大和六年三月行幸東巡四月行幸許昌宮
春秋說題辭曰國富民康周易曰聖人以順動
則刑罰清班固漢書述曰國富刑清
衆康安秩祿孔甚也載祀皆年也唐虞曰載夏

日利二二言明帝六年也言眾事既安天
祿甚明為君六年人富而刑獄無失也 歲三

五臣
作二月東巡狩五臣無符字至于許昌望祠五臣作祀山

川考時度方存問高年率民耕桑善曰尚書曰歲二月東巡

狩至于岱宗柴禮記王制曰歲二月東巡狩望

祠山川問百年者就見之考時月定禮樂制度

衣服正之史記曰撫萬民度四方王齊曰隔定

四方而撫安之司馬彪續漢書曰凡郡國掌治

民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向曰許昌地

名天子五年一巡狩望祀山川考時謂以長吏

之政道有廢於時者度方謂度其方物無越六

使不中用存問高年行孝道也率勸也 越六

月既望林鍾紀律大火昏正桑梓繁蕪大雨時

行善曰尚書曰惟五月既望孔安國曰十五日

日月相望也又曰越於也禮記曰季夏之月

昏火中又曰律中林鍾是月也大雨時行尚書
曰庶草蕃蕪向曰越於也既望十五日季夏
之月律應林鍾大火星名昏見南方故云也桑
梓木名繁蕪多也此月當大雨時行之時也

三事九司宏儒碩生

五臣有相與二字

感乎溽暑之伊

鬱而慮性命之所平

善曰三事三公也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九司

九卿也春秋漢含孳曰九卿象河海劇秦美新
曰耆儒碩老爾雅曰宏碩大也禮記曰季夏是
月也土潤溽暑伊鬱煩熱兒周易曰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家語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
性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爲人也各受陰陽剛柔
之性故曰形於一
向曰三事三公九司九卿
宏碩皆大也溽濕伊鬱氣不通也平成也言三
公九卿大儒皆相與感乎濕水之氣伊鬱不通
而憂乎性命之
惟岷越之不靜寤正行之未寧
所不能生戎也

善曰岷越吳蜀二境也尚書曰西土人亦不靜
翰曰岷越蜀吳也不靜猶未平也寤覺也征行
謂戎馬也寧息也言三公九卿大
儒皆知蜀吳未平戎馬未息也乃昌言曰昔

在蕭公暨于孫卿皆先識博覽明允篤誠莫不
以爲不壯不麗不足以一民而重威靈不飾不
美不足以訓後而示厥成故當時享其功利後

世賴其英聲

善曰尚書曰禹拜昌言蕭公何也
荀子曰宮室臺榭以避燥濕養德

別輕重也長笛賦序曰博覽典雅左傳曰高陽
氏有才子明允篤誠漢書曰蕭何治未央宮上
見其壯麗甚怒何曰天子以四海爲家非令壯
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賈逵連珠
曰君人者不飾不美不足以一民國語屈建曰
不可以訓後嗣不可以私欲千國毛詩曰我客

戾止未觀厥成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史記
司馬季曰助上養下多其功刊封禪書曰飛英
聲濟曰言三公九卿大儒雖知戎馬未息而
皆昌言將造宮殿蕭何造未央宮孫卿子云宮
室所以避燥濕別尊卑也則先識博覽明允篤
誠者也所以壯麗飾美蓋天子示天下以威靈
且令後世子孫無以加之此謂訓後亦所以示
其功成也君者人之所利故當時享其功利後
世賴其英且五臣有許昌者乃大運之攸戾圖
美之聲其字

識之所旌苟德義其如斯夫何宮室之勿營

善曰

獻帝紀曰太史丞許芝奏故白馬令李雲上書
曰許昌氣見於當塗高者昌於許當塗高者魏
也今魏基昌於許漢微絕於許春秋元命苞曰
許昌爲周當塗春秋說題辭曰大運在五維書
摘亡辭曰五德之運杜預左氏傳注曰戾定也
賈逵國語注曰旌表也黃雅曰可問也

且者重美之言也攸所戾止也大運天運也
標苟且也言許昌乃天運所止圖識所標也漢
時許昌有氣見於當塗高識者以為昌於許也
當塗高魏也且圖識德義如此夫何宮室之勿

營言可營也帝曰俞哉玄輅既駕輕裘斯御乃命有

司禮儀是具審量日力詳度費務鳩經始之黎

民

五臣作人

輯農功之暇豫因東師之獻捷就海孽

之賄賂立景福之祕殿備皇居之制度

善曰尚書帝曰

俞孔安國曰俞然也禮記曰孟冬之月天子乘
玄輅又曰是月也天子始裘論語曰衣輕裘蔡
邕月令章句曰凡衣服加於身曰御禮記曰乃
命有司漢書曰景帝詔禮官具禮儀漢書曰王
延世功費約省用日力寡孫子曰必先筭其費
務左傳曰郟子曰以鳩其民爾雅曰鳩聚也毛

詩曰經始靈臺孔安國尚書傳曰黎衆也又曰
輯集也左氏傳呂相絕秦曰芟夷我農功國語
優施曰我教茲暇豫之事君韋昭曰暇間也豫
樂也魏志明帝六年九月脩許昌宮十月田豫
計大將周賀於成山殺賀東師獻捷蓋謂此也
左傳曰齊侯來獻戎捷漢書曰蟲豸之妖謂之
孽以吳辟居海曲而誦亂故曰海孽魚列切爾
雅曰賄財也魏志明紀曰脩許昌宮起景福殿
魯靈光殿賦曰立靈光之祕殿濟曰俞然也
請明帝聽三公九卿大儒立宮室之言乃曰然
哉玄輅車名輕裘暑服命主司具禮儀計其日
功恐多廢人力詳其費務恐多人財鳩集也
經始黎人謂梓匠之人也輯因也言集梓匠之
衆人因農功之暇豫東師獻捷謂破吳將獲其
賄賂就用也孽猶僻也言用海僻爾乃豐層覆
之賄賂立此殿備帝居之法度也

之耽耽建高基之堂堂羅䟽

五臣作疎

柱之汨

王筆

越

肅坻

直夷鄂各五

之鏘鏘

善曰西京賦曰大夏殿也

羅列也疏柱畫柱也汨越光明貌坻殿基也鄂

也覆屋蓋也言厚而且高眈深邃貌堂堂高敞貌踈謂一一布之汨越羅列貌肅嚴威貌坻鄂

猶畔際也飛欄翼以軒翥反宇轡桀以高驤流

羽毛之葳蕤垂環玼

蒲之琳琅

善曰西京賦曰反宇業業飛欄

又曰鳳翥翥於薨標西都賦曰荷棟桴而高驤言宮室以羽毛為飾又垂環玼及琳琅也

西都賦曰翡翠火齊葳蕤羽毛之貌爾雅曰肉好若一謂之環說文曰玼珠也

也言飛欄如鳥翼之高翥翥亦飛也反宇謂屋蓋向上偃者轡謂屋上闕也言屋欄向上偃闕

而勢舉也室內飾羽毛翡翠之類葳蕤毛參三

羽美貌環玼琳琅皆珠玉雜垂於中也

旗九旒從風飄揚皓皓肝肝丹彩煌煌

善曰周禮曰熊

旗六旒以象伐毛萇詩傳曰參伐也然伐一星以旗象參故曰參旗周禮曰龍旗九旒今云參

旗九旒蓋一指旗名一言旒數可以相明也肝肝煌煌皆盛貌

肝肝丹彩煌煌皆旌旗之光明故其華表則鎬鎬

鏐鏐灼赫奕章灼若日月之麗天也

善曰華表謂華飾屋

之表外也鎬鎬鏐鏐赫奕章灼皆光顯昭明也周易曰日月麗乎天

良同善注其奧

秘則翳蔽曖昧髮髯退概若幽星之纚氏連也

善曰魯靈光殿賦曰西序重深而奧秘蔽翳曖昧髮髯退概皆謂幽深不明也幽猶夜也曖曖

音愛概古愛切纚相連之貌銑曰言殿內深奧翳蔽曖昧髮髯退概皆幽遠不分明貌幽夜

也言深邃之中見珠玉光飾
之物若夜星之相連纚綴
旣櫛比毗而櫛

又宏璉以豐蔽兼苞博落不常一象
善曰毛詩曰其比如

櫛璉未詳一曰宏連大連衆木也王逸楚辭注
曰橫木關柱爲連璉與連古字通博落謂所繞

者廣也郭璞山海經注曰絡繞也落與絡古字
通翰曰櫛梳宏大璉美敞高也博落廣疎也

言殿宇相連接如梳齒相比而櫛集大美
敞廣而且疎丹青奇異故不常一象也
遠而

望之若摘朱霞而耀天文迫而察之若仰崇山

而載垂雲嗟瓌瑋以壯麗紛或或郁其難分此

其大較角也
善曰廣雅曰摘舒也宋衷易緯注曰天文者謂三光王褒甘泉賦曰

却而望之鬱乎似積雲就而察之燭乎若太山
南都賦曰紛郁郁其難詳大較猶大略也孔安

國尚書傳曰大較三品也濟曰摘聚也朱霞
言殿形亦有似霞也近見如高山之上戴覆繁
雲而垂下嗟歎美之辭瓌奇瑋美也紛或或文
章多貌較略也言奇美壯麗文章多難以分別
且述其大也若乃高薨萌崔嵬飛宇承霓繇繇
略如此也徒若乃高薨萌崔嵬飛宇承霓繇繇
感靈徒會隨雲融泄曳鳥企山峙若翔若滯善曰薛綜
西京賦注曰薨棟也詩曰繇繇黃鳥薛君曰繇
繇文貌黠靈黑貌融泄動貌言屋形高竦如鳥
之企如山之竦若翔若滯山鳥之貌詩曰如鳥
斯企說文曰企舉踵也去豉切魯靈光殿賦曰
屹山峙以紆鬱向曰上言大較此復重述薨
屋欄也崔嵬高貌飛宇承霓言其高承於雲霓
繇繇文貌黠靈黑貌融泄雲動貌言屋高入雲
若隨雲而動企鳥立也言高峻之勢如鳥立而
欲翔山峙而我業業業業罔識所屆雖離朱之
且止滯止也峨峨山山

至精猶眩曜而不能昭晰也

五臣無也字

善

捷業罔識所則趙岐孟子章句曰離朱即離婁也淮南子曰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箴古針字王逸楚辭注曰眩曜或亂貌說文曰昭晰明也晰之近切向曰峨峨嶻嶻高貌罔無屈至也離朱占之明目者即離婁也言此殿高峻人皆無能識其所至者雖離婁目睛尚猶眩曜不能昭晰也眩曜爾乃開南端之豁達張筍不分明貌昭晰明也

虛之輪函華鐘杙

兀

其高懸悍

汗

獸仡以儷陳

體洪剛之猛毅聲訇

普礮

隱

其若震

音真

善

皆謂之端門春秋說題辭曰血書魯端門豁達門通之貌輪函其形也言端門之內為筍以懸華鐘又植悍獸為虞以負之仡然相對而陳列之東都賦曰鏗華鐘周禮曰鳧氏寫獸之形大

聲有力者以爲鍾虞言當筍下爲兩飛獸以背負何休公羊傳注曰伋然壯勇貌賈逵國語注曰儼偶也儼力計切毛萇詩傳曰礧雷聲也銑曰南端南門筍處鐘架也輪函多貌華鐘鐘有文飾也抗高懸舉也悍獸熊虎也鐘架之足刻爲其形伋壯勇貌儼雙也訇礧聲也言華鐘已懸悍獸勇形雙布陳其形爰有遐狄鐻遼質躡猛毅也鐘聲訇礧如雷震

輪茵坐高門之側堂彰聖主之威神

善曰遐狄即長狄也

以鐻爲質輪茵然也爾雅曰白金謂之銀美者謂之鐻郭璞曰音遼也廣雅曰質軀也輪音倫茵其旻切坐謂爲金狄坐於高門側堂之中以明聖王之有威神晏子曰景公坐於堂側

輪

曰遐狄長狄也古之長人以銀鑄之其形質輪

茵然而高皆坐於門側堂上以明帝主威神能

臣伏異類

芸若充庭槐楓被宸

辰

綴以萬年綵

以紫榛或以嘉名取寵或以美材見珍結實商

秋敷華青春藹藹萋萋馥馥芬芬

善曰禮記曰仲冬之月芸

始生鄭玄曰芸香草也若杜若也何休公羊傳

注曰充滿也槐楓二木名說文曰宸屋宇也賈

逵國語注曰綴連也晉宮閣銘曰華林園萬年

樹十四株絳猶雜也毛詩曰山有紫榛毛萇曰

榛木名萬年嘉名之屬紫榛美材之屬禮記曰

孟秋之月其音商楚辭曰青春爰謝王逸曰青

東方為春位其色青濟曰芸若香草槐楓木

名被滿也帝居曰宸言植此草木滿於宸中萬

年紫榛木名綴絳皆錯雜也言此草木或以條

幹奇花異葉者則見珍貴皆結子秋時布花春

節藹藹萋萋盛貌爾其結構則脩梁彩制下褰

馥馥芬芬香氣也

上奇析梧復疊勢合形離施如宛

五臣作蛇虹赫如

奔螭南岨陽榮北極幽崖

宜

任重道遠厥庸

五

作孔多

善曰脩梁跨迴故曰褰衆彩殊制故曰

異也桁梁上所施也如淳漢書注曰宛虹屈虹

也言椽拱交結南自陽榮而北至幽崖故云任

重道遠其功甚多多當爲趨廣雅曰趨多也紙

移切郭璞上林賦注曰榮屋重簷也在南曰陽

論語曰任重而道遠良曰脩長褰舉也高險

曰奇言長梁光彩之制自下舉而上險桁梧枓

拱也皆重疊而施其勢或合或離輭然如蜿蜒

赫然如奔螭螭龍也距至也陽榮南簷也幽崖

北邊也言長梁南至陽榮北極幽崖此則任重

道遠其用甚多亦如於是列鬆休彤之繡栢垂

琬琰之文璫螭於若神龍之登降灼若明月之

流光

書曰言楫以髹漆飾之而為藻繡以文之玉而為文璫漢書曰殿上髹周禮曰王

之喪車髹飾鄭玄曰赤多黑少謂之髹韋昭曰

制漆為髹尚書曰弘璧琬琰在西序上林賦曰

華榱璧璫神龍繡楫也明月文璫也薛綜西京

賦注曰蝨龍貌翰曰髹彤丹漆也畫文繡之

色於楹上塗以丹漆琬琰玉也璫楹頭爰有禁

也以玉為文於上蝨龍貌灼光明也

楬補勒分翼張承以陽馬接以圓方斑間賦白

踈密有章

善曰楬陽馬之短楬也說文曰楬署也楬從戶冊者署門戶也楬署雖殊

為文之義則一也楬與楬同一音必縣切冊楚

責切勒分翼張言如獸勒之分鳥翼之張釋名

曰勒與肋古字通陽馬四阿長桁也禁楬列布

承以陽馬衆材相接或負方也馬融梁將軍西

第賦曰騰極受檐陽馬承楬廣雅曰斑分也毛

萋詩傳曰賦布也考工記曰善繪之事赤與白

謂之章向曰禁編短椽也勒分翼張分布之

貌陽馬屋四角引出以承短椽者相連接或圓

或方斑白相間踈飛柳五臣作昂鳥踊雙轅是荷赴

密各有文章也

險五臣作隘凌虛獵捷相和善作加善曰飛柳之

任承檐以荷衆材今人名屋四阿拱曰戩柳也

劉梁七舉曰雙覆井菱荷垂英柳吾郎切銑

曰飛昂陽馬也言如鳥之飛踊下有雙轅負之

故云是荷雙轅承柱木也衆材交橫或赴險而

凌虛獵捷皎皎白間離離列錢晃光內照流景

相接貌

外燄烈若鉤星在漢渙若雲梁承天善曰白間

以白塗之今猶謂之白間列錢金釭也西京賦

曰金鉤銜璧是爲列錢晨光日景也日光照於

室中而流景外發白燄起也西都賦曰激日景

而納光燄起貌式延切言宮殿烈然光明若鉤

星之在河漢渙然高廣又似雲梁而承於天也
廣雅曰辰星或謂之鉤星雲梁以雲爲梁也
銑曰皎皎白貌白間窓也以白塗之畫爲錢文
離離分別貌煥光動也日光照之於中綵色流
出於外動其暉光鉤星星名在河漢中言此中
光色烈然似之也雲梁承天言梁高如雲虹之
狀以承焉承徙五臣增錯轉縣成郭殆加密
於天馬作徙倒植吐被芙蕖繚以藻井編以綵子疏紅葩
鞞胡鞞直丹綺離婁力菡胡苞徒艸敢翕織縠紛
敷繁飾累巧不可勝書善曰駟或爲蝸言合衆
若蝸之徙遞轉縣之各成郭郭爾雅曰荷芙蕖
其莖茄其本蓐郭璞曰莖下曰藕在泥中者蒼
頡篇曰植種也廣雅曰繚繞纏也西京賦曰帶
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又曰何工巧之瑰

瑋交綺錯以疏寮絳疏謂繪五彩於刻鏤之中
離婁刻鏤之貌劉向熏爐銘曰雕鏤萬獸離婁
相加爾雅曰荷其華菡萏與菡同說文曰緝
采飾也廣雅曰勝舉也言不可勝而書翰曰
林木衆合參差文章如駟蟲之徒相重雜也廻
旋相連如郭郭之居相接也茄莖芙蓉皆水草
名並仰盡於屋中如倒生吐被其苗輶鞞花相
次比貌離婁顏色指分布貌菡萏菴菴芙蓉色
也纖緝紛敷彩色亂布於是蘭栢積重窳矩數
貌言巧妙不可盡書

矩設櫨

兼櫨盧

各落以相承欒拱天矯

五臣而

交結

善曰蘭木蘭也以木蘭爲栢言蘭栢重疊
交互以相承有似窳數故借其名焉蘇林

漢書注曰窳數四股鉤數所柱切櫨即抑也說
文曰櫨柱上析也薛綜西京賦注曰藥柱上曲
木兩頭受櫨者拱藥類而曲也天矯藥拱長壯
之貌矯其天切翰曰蘭香木栢梁上短柱皆

重積之窠數衆木攢貌矩規矩也言衆木相攢
皆中規矩而安設之檝櫨曲短梁也各落危岨
貌藥以承拱拱以承料天
矯高貌言皆相承而交結

金楹齊列玉舄承跋

青瑣銀鋪是爲閨闈

善曰金楹金柱也而以玉

雕楹玉舄廣雅曰碣磳也

禮記曰燭不見跋鄭

玄曰跋本也方未切言以青瑣銀鋪是爲閨闈

之飾漢書曰赤墀青瑣銀鋪以銀爲鋪首也長

門賦曰濟玉戶而撼金鋪

良曰金楹金飾柱

玉舄玉爲舄以承柱下跋柱根也青瑣窻

也以青畫爲瑣文鋪門飾以銀閨闈門類

既脩重桴乃飾櫨

毗

呂緣邊周流四極侯衛之

班藩服之職

善曰雙枚屋內重檐也重桴重棟

言重檐既長因達于外而重棟以施彩飾也枚
莫回切言以槐栢緣屋邊隅周市流移至於四

極說文曰槐招秦名屋縣聯楚謂之招也言槐招之居四極若五服之鎮外藩也周書有侯衛藩服小雅曰班次也濟曰雙枚屋內兩重作梁也重桴在外作兩重牽也槐招謂連簷木以承瓦也言緣邊周繞四極而偏之溫房承其東如諸侯之班秩五服以守王戢也

序涼室處其西偏

善曰溫房涼室二殿名卞蘭許昌宮賦曰則有望舒涼室

義和溫房然卞何同時今引之者轉以相明也

良同善注

開建陽則朱炎

豔啓金光則清風臻

善曰建陽門在東金光在西白虎通曰炎者太陽韋

仲將景福殿賦曰昭剛義於金光崇柔惠於建陽爾雅曰臻至也

良曰建陽東門朱炎日也

豔日光言開東門則日光至金光西門也間之則清風至

故冬不凄寒夏無

炎輝

五臣作

鈞調中適可以永年

善曰言寒暑猶門故無寒

燁之患毛萇詩傳曰凄寒風也國語太子晉曰水無沈氣火無炎燁韋昭曰燁炎起兒呂氏春秋曰秉也者適也高誘曰適中也舞賦曰永年之術銑曰燁熟氣言冬則居溫房故不凄寒夏則處涼室故無炎氣此則墉垣碣浪基其光鈞調適忘故可以保長年也

昭昭

之紹切五臣作照照

周制白盛今也維縹

匹妙反善曰爾雅

曰牆謂之墉說文曰碣文石也墉之色也周禮曰掌蜃共白盛之蜃鄭玄注曰盛猶成也謂飾墉使白之蜃也今東萊用蛤謂之又灰劉梁七舉曰用墀縹壁紫柱紅梁銑曰墉垣牆也碣文石以爲牆根其光照照然縹淺碧落帶金鈺言周家以白牆爲盛今以淺碧爲華

此焉二等明珠翠羽往往而在

善曰落帶壁帶也而交落之上

施金鈺而爲二等漢書曰昭陽舍其壁帶往往爲黃金鈺函藍田壁漢書曰昭陽舍往往明珠

翠羽飾之

銑曰金釭金盞也致寶玉於中自

上懸下猶如落帶而重懸之故云二等兼以明

月珠翡翠飾焉往

欽先王之允塞悅重華之無

往而在言多也

爲

善曰尚書曰重華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孔安國曰舜有深智文明溫恭之德信允塞四表

上下也論語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

銑曰

欽敬允信也言敬先王以信塞於天下悅帝舜

無爲之

命共工使作績明五采之章作章方曰善

理也

尚書帝曰垂命汝作共工又曰予欲觀古之人

象作會宗彛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鄭

玄曰績讀曰繪九畫者爲繪胡對切

銑曰共

工舜掌工人之官故將命此官使作繪畫明五

采之服各有文

圖象古昔以當箴規椒房之列

章所施用也

是准是儀

善曰韋昭國語注曰箴箴刺主闕鄭

君曰規也漢書舊儀曰皇后稱椒房詩曰椒聊
之實蔓延盈升美其繁興也翰曰言畫古者
明君暗主賢愚之象以爲君王之誠見五臣
椒房后妃室亦爲之是標準儀範霍作觀虞
姬之容止知治國之佞作俟臣善曰列女傳曰
之齊威王之姬也齊威王即位諸侯並侵之其
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即墨大夫賢
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
破胡諛諂之佞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
者賢明於道可置左右王乃封即墨大夫以萬
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收故侵地齊國大治
翰曰虞姬齊威王妃也齊王即位九年國不治
姬乃勸王誅諛臣用賢臣國大治俟待也言見
虞姬之狀則知**見姜后之解珮寤前世之所遵**
國待賢臣也
善曰列女傳曰周宣姜后者齊侯之女宣王之
后也宣王嘗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

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傳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致君王失禮而晏朝注云永巷堂塗是也向注同賢鍾離之

言懿楚樊之退身

善曰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也爲人極醜

醜自詣宣王願乞一見宣王召見之乃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宣王曰願聞命對曰今西有橫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春秋四十壯勇不立一殆也漸臺五層萬民疲困此二殆也賢者伏匿山林諂諛強於左右此三殆也酒漿流湏以夜繼曰女樂俳優縱橫大笑此四殆也宣王喟然而嘆寡人之殆幾不全拜無鹽君以爲王后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聲類曰讜善言也列女傳曰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也王嘗聽朝而罷晏樊姬曰何罷之晏王曰今日與賢者語樊姬曰王之所謂賢者諸侯之客與將國中士也王曰虞丘子也樊姬拊口而笑曰妾幸

得克後宮妾所進者九人今賢於妾者二人
妾同列者七人今夫虞丘子之相楚十餘年矣
其所薦者非其子孫則族昆弟未嘗聞其進賢
而退不肖夫知賢而不進是不忠也若不知賢
是無知也豈可謂賢哉
翰曰謹直也餘注同
言王以姬之言告虞丘子丘子避位而進孫叔
敖教相楚三年而理故此美
楚姬之言而虞丘退身也

嘉班妾之辭輦偉

孟母之擇隣

善曰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嘗與班婕妤同輦婕妤辭曰三代末主

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列女傳曰軻
母者即孟子母也號曰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
少也嬉戲為墓間之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
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子嬉戲為賈又
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舍學宮之傍其子遊
嬉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曰此可以居子遂居及
孟子長學六藝卒成

大儒

翰同善注

故將廣智必先多聞

善曰文子

曰聰明廣智守以愚多聞博辨守以儉國語曰

晉公使趙衰為卿辭曰胥臣多聞臣不若也

向日將廣益其智必多聞多雜眩真善曰

先多聞古今之道也

曰雜乎雜人病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賈逵國

語注曰眩惑也向日人之多聞必有混雜而

眩惑其不眩焉在乎擇人謂晉侯曰務三而

真性已一曰擇人杜預曰擇賢人也翰曰使無眩

惑之性何在也

用士則擇賢而故將立德必先近仁善曰言將

後交乃無眩也

先近於仁賢也左傳穆叔曰太上立德禮記

曰力行近乎仁

銳曰仁道柔故先近之

此禮之不讐是以盡乎行道之先民善曰大

詩曰禮義之不讐何恤人言禮記孔子曰行道

之人國語曰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也翰曰讐

違也言欲上下之禮不違則爲上盡行其道以
先憂人爲務也下人和則附於上故上下之禮
長不朝觀夕覽何與書紳善曰言朝夕觀覽圖
畫何如書紳之事乎
論語曰子張書諸紳濟曰與用也言此上事
皆朝夕觀覽之足爲明鏡亦何用書之於紳乃
可爲誠也
若乃階除連延蕭曼五臣作蔓雲征善曰蕭曼
紳帶也
蕭條曼延言高遠也西京賦曰途閣雲曼魯靈
光殿賦曰飛陛揭孽緣雲上征濟曰此復說
宮殿之外除亦階也連延長貌蕭曼高
遠也征行也言其高峻若行於雲中
五臣張鉤錯矩成善曰西京賦曰伏檻檻而類
聽薛綜曰檻檻臺上檻也
作披或爲丕孔安國尚書傳曰丕大也鉤以正曲矩
以正方也莊子曰曲者不以鉤方者不以矩錯
猶治也向曰櫺檻欄也言大張設之
鉤錯矩成言鉤欄中錯爲斜方之文也
楯類騰

蛇楣

習

似瓊英

善曰榮楯彫鏤形類騰蛇衆楣文采又似瓊英越絕書曰越王

勾踐欲伐吳大夫文種於是作榮楯嬰以白壁

鏤以黃金狀類龍蛇以獻吳王一日應劭漢書

注曰楯欄橫也司馬彪莊子注曰楣楯楔也瓊

英玉英也此旣施之於櫺檻然凡楔皆謂之楣

楔先結切

向注同如螭之蟠如虬之停

善曰廣雅曰無角曰螭龍有角

曰蚪龍方言曰未升天龍謂之

蟠龍良注同蟠屈停止也玄軒交登光藻

昭明騶虞承獻素質仁彰天瑞之休顯照臣

作遠戎之來庭

善曰司馬彪上林賦注曰軒楯下板也上加漆故曰玄軒楯階

除之欄故曰交登鄭玄周禮注曰登升也言於

騶虞以乘軒板狀軒軒然毛萇詩傳曰騶虞白

虎黑文毛詩序曰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以劉熙

孟子注曰獻猶軒軒在物上之稱也廣雅曰質

地也司馬相如封禪書騶虞頌曰厥塗靡從天
瑞之徵王褒四子講德論曰南郡獲白虎是以
北狄賓也良曰彰明也軒上下道也道中深
邃故云玄也交登謂道多交手而上藻文也騶
虞白虎黑文也天子有至仁之德則遠方承命
而獻之故云有仁形也魏有此瑞今作其形於
殿以彰天瑞之休明陰堂承北方軒九戶右个
遠方之來王庭也

古賀清宴西東其宇

善曰在北故稱陰堂也方軒
併窓也西京賦曰九戶開闢

杜預左氏傳注曰个東西廂也清宴殿名韋誕
景福殿賦曰離殿別館粲如列星安昌延休清
宴永寧齊注同方並也軒門上板言陰堂有
九門門上並板而作右个西廂也清宴殿名此
側室也故連以永寧安昌臨圃遂及百子後宮
東西爲之

攸處

善曰各陽宮殿簿曰許昌宮永寧殿七間
安昌殿十間臨圃殿名韋誕景福殿賦曰

美百子之特居嘉休祥之令名鄭玄毛詩箋曰
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其殿之名蓋取於此
向曰永寧安昌臨圃並殿名與大處之斯何窈
殿相連百子亦殿名宮女所處

窈淑女思齊徽音聿求多五臣作其祐善曰毛詩曰
則百斯男又曰靡有不克自求伊祐向曰言

處百子殿者何人乃窈窕淑女窈窕美兒淑善
也詩云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此善其美音其祐

也徽美聿循祐福也言循順以求其多福其祐
伊何宜爾子孫五臣作克明克哲克聰克敏美音

韻叶永錫難老兆民賴止善曰詩曰宜爾子孫振
明克哲實獻實聰毛詩曰農夫克敏錫之以難

老令其壽考詩又曰既飲旨酒永錫難老尚書
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銑曰伊惟克能哲制

敏達永長錫賜也言能明能智能聰能達則上

敏達永長錫賜也言能明能智能聰能達則上

天長賜其福而難老保壽子孫有德於南則有

以御天下故兆民慶賴矣止語辭也承光前殿賦政之宮納賢用能詢道求中疆理

宇宙甄陶國風雲行雨施品物咸融善曰洛陽宮殿簿曰

許昌宮承光殿七間西京賦曰表賢簡能毛萇詩傳曰親戚之謀爲詢也左傳齊賓媚人謂晉

人曰先王疆理天下揚子法言曰甄陶王者亦甄陶

在和乎李昉曰埏填爲器曰甄陶王者亦甄陶其民也埏失然切周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融猶通也翰曰賦政宮名納賢能詢謨臣下求大中之道定封疆以理天下甄陶謂燒土

爲器言欲政化純厚亦如甄陶乃成咸皆融通也言天子惠化於人如雲雨霑萬物皆以通及之也其西則有左城得右

平講肆五臣作肆之場二六對陳殿翼相當善曰七略曰楚

鞠者傳曰黃帝所作王者宮中必左城而右平
城猶國也言有國當治之也楚鞠亦有治國之
象左城而右平侯權景福殿賦曰乃造彼鞠室
講肄謂習武也賈逵國語注曰肄習也二六蓋
鞠室之數而室有一人也李尤鞠室銘曰圓鞠
方牆放象陰陽法月衝對二六相當卞蘭許昌
宮賦曰設御坐於鞠域觀奇材之曜暉二六對
而講功體便捷而若飛濟曰左城右平楚鞠
屋名肆猶戲也言此為講戲之場二六對
陳十二人也殿翼相當謂屋勢如鳥翼
脫承便蓋象戎兵察解言歸警諸政刑將以行
令豈惟娛情善曰言相辟脫似承敵人之便以
兵勢也漢書音義曰梓胡若今相僻卧輪之類
僻匹赤切言察之既解而各言歸斯實譬之政
刑非為戲樂而已七略曰蹋鞠其法律多微意
皆因嬉戲以講練上至今軍士羽林無事使得

躍鞠歸田賦曰聊以娛情濟曰言楚鞠之

便僻輕脫承敵人之便以求其勝此乃如戎兵

之事考察勝否相解而歸也楚鞠以行征法律

多也皆因戲以教法故警諸政刑亦將以行令

也非所以娛樂其情矣鎮以崇臺寔曰永始複閣重闈倡

狂是俟善同良注韋仲將景福殿賦曰時襄羊

北農夫之克敏莊子曰猖狂妄行也良曰寔

是也永始臺名鎮在宮南闥門也猖狂賊也俟

備也此臺下有倉廩使人守備也

京庾之儲無物五臣作所不有不

虞之戒於是焉五臣作焉是取千口反善曰毛詩

京鄭玄曰庾露積穀也西京賦于何不言有

不虞之戒取京庾以給之周易曰君子以除戎

器戒不虞向曰京大庾倉也言倉中儲積無

物不有以戒慎戎馬不測度之事此則取給也

虞度也爾乃建凌雲之層盤浚虞淵之靈沼清露

灤灤而淥水浩浩善曰凌雲層盤名也為之以承甘露也虞淵靈沼名也韋

仲將景福殿賦曰虞淵靈沼淥水泱泱毛詩曰王在靈沼清露層盤之露也毛詩曰零露灤灤

尚書曰浩浩滔天銑曰凌雲臺名層高也上有盤以承甘露也虞淵沼名靈者美言之餘同

善樹以嘉木植以芳草善曰西京賦曰嘉木樹庭芳草如積注樹以嘉木植以芳草

植於虞淵之側悠悠玄魚鴈白鳥沈浮翔翔樂我

皇道善曰孔叢子孔子歌曰黃河洋洋悠悠之魚毛詩曰白鳥鴈鴈毛萇詩傳曰鴈鴈肥

澤也鴈與鴈音義同樂我皇道言魚鳥得所翰曰皇大也悠悠魚浮貌在深泉故云玄也

唯白貌言魚鳥沈浮翔若乃虬龍濯注溝洫交

翔自得天性樂我大道

流陸設殿館水方輕舟

善曰言為虬龍注注滿一交橫而流東征賦曰望

河維之交流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船向曰方並也言刻虬龍形使吐水注以成溝洫交流於宮中故陸地則有殿

館之舍水則並輕舟而遊 篁棲鷗鷺瀕戲鰕

鮒鮒豐侔淮海富賑山丘叢集委積焉可殫籌

雖咸池之壯觀夫何足以比五臣誰善曰服虔作此隹漢書注曰篁叢竹也鷗鷺二鳥鰕鮒二魚字林曰侔齊等也馮衍爵銘曰富如江海孫子曰節用裕民旦有富厚丘山之積矣爾雅曰賑富鄭玄周禮注曰少曰委多曰積儀禮注曰籌筭也春秋漢舍莒曰咸池主五穀宋均曰咸池取池水灌注生

物以為名也元命苞曰其星五者各有職以蓄積為天特五穀爾雅曰鱗匹也 向注同瀨波也賑益彈盡籌筭言萬物之豐富齊於淮海益

於山丘集積不可盡筭也咸池日出於是碣五

處今雖咸池之廣何足匹於此也

作揭以高昌崇觀表以建城峻廬善曰韋仲將景福殿賦曰

音桀北看高昌邪覲建城向曰揭特高貌表出羣而見也高昌建城二觀名觀樓也崇峻皆高也

廬觀舍之通稱岩徒崑岑立崔嵬巒居飛閣干雲浮階

乘虛善曰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又曰巒山墮郭璞曰山形長狹者荊州謂之巒西都賦

曰修塗飛閣西京賦曰干雲霧而上達浮階飛

陞也良曰岑巒並山名岩崑崔嵬危高貌飛閣浮階言高如鳥飛干遙目九野遠覽長圖俯

雲入於雲乘其虛空也

看善作三市孰有誰無善曰謂建城也淮南子

高誘曰九天八方中九野亦如之周禮曰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三市謂高昌也

韋仲將景福殿賦曰踐高昌以北眺臨列隊之
京市周禮曰大市日仄而市朝市朝時而市夕
市夕時爲市孟子曰古之爲市以其所有易其
所無 翰曰遙遠也九野九州言登高樓遠視
九川之野覽爲國之長圖俯看三市 覩農人之
之貨有何物無何物此憂人之至

耘耔亮稼穡之艱難惟饗年之豐寡思無逸之

所歎

平聲

善曰毛詩曰

或耘或耔黍稷薿薿

尚書無逸篇曰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
之艱難乃逸又曰在昔殷王中宗享國七十有
五年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自是厥後立王
生則逸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銑曰耘除草耔
養苗也亮信也種曰稼收曰穡言復見農夫之
作勞信知種收之艱難豐多寡少也餘同善注
言此享年多少乃思無逸之爲歎此戒懼之詞

感物衆而思深因居高而慮危惟天德之不易

懼世俗之難知

善曰謂三市也感猶思也周易曰日中爲市聚天下之貨又曰

君子安而不忘危周易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尚書曰爾亦弗知天命不易也

謂君也言居高樓見天下至廣萬物至衆須安而治之惻然思深慮見危亂則知爲君不易亦

懼知人觀器械之良窳以察俗化之誠僞瞻貴之難也

賤之所在悟政刑之夷陂

彼義反善曰文子曰器械不惡而職事

不慢也鄭玄禮記注曰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史記曰舜陶河濱器不苦窳晉灼曰窳病也

班固漢書贊曰孝宣之治至於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晏子

春秋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則識貴賤乎

荅曰既竊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是時也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踊貴而履賤公是以省刑孔安國尚書傳曰夷平也陂險也銑曰

器械器用之物竊監也誠信夷平也陂險而不
平也言觀人器用之物濫者去之審察風俗有
誠信有偽薄者勸之瞻時物之貴賤亦所以省
者令其均等省悟政刑平否而正之

風助教豈惟盤樂而崇侈靡

善曰省風觀器械也國語伶州鳩曰

天子省風以作樂助教察政刑也班固漢書述
曰威實輔德刑亦助教于虛賦曰奢言淫樂而
顯侈靡也向曰言此高樓殿觀亦以觀省屯
是非以助風教豈徒游樂而尚其奢侈乎

方列署三十有二星居宿陳綺錯鱗比

毗至反善曰聲

類曰坊別屋也方與坊占字通釋名曰坊別屋
名星散也列位布散也宿星宿也比比相次也
扶至切濟曰屯方屯營也列署百官諸曹有
三十二星居言如星宿之陳布室宇錯雜如鱗之
相比

辛壬癸甲爲之名秩房室齊均堂庭如一

出此入彼欲反忘術

善曰辛壬癸甲十干之名今取以題房署以別先後

也廣雅曰術道也

濟曰秩次也言以甲乙為

名次也言房室皆門牖相類出入欲反舊所乃

迷忘其惟工匠之多端固萬變之不窮物無難

而不知乃與造化乎比隆

善曰楚辭曰亦多端而膠加又曰萬變之

情豈其可盡列子曰穆王見偃師歎曰人之巧

乃與造化同功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

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銑曰言匠人

奇巧萬變不窮而物難為者亦以成之實可與

造化比讎天地以開基並列宿而作制制無細

成功也

而不協於規景作無微而不違於水臬

五結反善曰無

細不合皆言合也無微而違言不違也周禮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繫以懸臈以景為規識日

出之景與日入之景鄭玄曰於四角立植而影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為位而平地也葉古文臬假借字也於所平之地中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眡之其景將以正四方也銑曰鱗比協合也言比天地上圓下方並列宿紫微星也無細不協言合也無微而違言不違也水臬水平也言屋南北上下之正以木度日影以水觀之言無細微差矣皆合於規景不違於水平故其增構如積植木如林區連域絕葉比枝分離背別趣駢田五臣作填胥附善同向注向曰植木以材木相挿如林之多區院域牆也言院皆相連牆為隔絕如葉相比如枝相分堂室正背雖殊各有異趣駢填以相附著縱橫踰延各有攸注公輸荒其規矩匠石不知其所斲善曰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鄭玄禮記注

日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多技巧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荒廢也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社樹觀者如市匠伯不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說文曰斲竹句切齊曰縱橫踰延言多也攸所注合也言材木雖多各有所合而不虛設工輸匠石之工巧者言其皆廢方圓之制不知其斤斲之道言不及既窮巧於規摹何彩章之未殫爾此之工巧

乃文以朱綠飾以碧丹

善曰言既極規摹之巧而未盡采章之盛故文

之以朱綠而飾之以碧丹也傳毅七激曰文以朱綠殫下或有駁字非也章文飾也殫盡也歎文飾之未盡將更為也點以銀黃爍以琅玕光

明熠

以燭藥入燭

文彩璘班

五臣作璠音斌黃謂黃金漢書曰楊僕

善曰

懷銀黃也說文曰熠光也燭火光也埤蒼曰璘璠文貌璠文貌濟曰爍亦飾也琅玕美玉熠燭璘璠璠

光明文
彩貌
清風萃而成響朝日曜而增鮮雖崑崙

之靈宮將何以乎侈旃善曰穆天子傳曰天子升於崑崙之丘觀黃帝

之宮向曰萃集侈美旃之也言朱綠碧丹銀黃琅玕之屬風集則有聲日照則增光雖崑崙

山天帝之居何以美之天帝神居故云靈宮規矩既應乎天地舉措

又順乎四時是以六合元亨九有雍熙家懷克

讓之風人詠康哉之詩善曰太玄經曰天道成規地道成矩文子曰舉

措廢置不可不審順乎四時即順時立政也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高誘曰四方上下為六

合易曰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毛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毛萇曰九有九州也東京賦曰

上下共其雍熙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又曰庶績咸熙尚書曰允恭克讓又咎繇歌曰元首明

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翰曰措置也謂宮殿
方圓應天地之所舉置又順於四時所謂温室
在東涼室在西陰堂在北承光在南也元太亨
通雍和熙廣也六合九有並天下也言天下大
通和平德化廣被家懷能
讓之風人誦康哉之詩 莫不優遊以自得故

淡泊而無所思

善曰毛詩曰優哉游哉鄭玄曰

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淮南子曰所謂有
天下者自得而已老子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
味說文曰泊無爲也莊子曰知反於帝宮見黃
帝而問焉曰何思何慮則知道黃帝曰無思無
慮則知道也 銑

歷列辟而論功無今日之至

曰謂和平無憂

五臣治直之反

善曰封禪書曰歷選列辟李

作所 尤平樂觀賦曰披典籍以論功蓋罔及
乎大漢莊子曰容成氏天庭氏若此時至治也
銑曰辟君也言歷觀書記列古之賢君而論功

德亦無如魏之所治也

彼吳蜀之湮滅固可翹足而待之

善曰封禪書曰湮滅而不稱新序趙良謂商君曰君亡可翹足而待也廣雅曰翹舉也

湮沒也翹一足立言不久也以魏然而聖五臣作皇

上猶孜孜靡忒求天下之所以自悟招忠正之

士開公直之路

善曰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孳與孜同鄭玄

毛詩箋曰忒變也家語魯君曰微夫子寡人無由自悟也漢書谷永上書曰崇諫爭之官廣開

忠直之路濟曰靡不忒差也言明帝尚孜孜勤苦見差失求天下忠正公直之人以自開悟

于心

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之典謨

善曰咎繇典謨謂康

哉之歌也向曰周公昔戒即上所述無逸篇也今復想之戒懼之至咎繇謨謂水火金木土

穀今將循而行之

除無用之官省

所生事之故

絕流遁

之繁禮反人情於太素

善曰史記曰吳起如楚捐不急之官漢書蕭望

之曰生事於外夷漸不可長公羊傳曰遂者何生事也何休曰生猶造也賈逵國語注曰故謀

也淮南子曰凡亂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或遁於木或遁於水或遁於土或

遁於金或遁於火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也說文曰遁遷也尚書曰禮煩則亂太素樸素也東

都賦曰昭節儉示太素濟曰生事之故謂國

家創立法令者省而減之太素質樸之如也流遁繁禮謂積習以相流傳者如奢

葬之類是將絕去之反之於質樸故能翔岐陽

之鳴鳳納虞氏之白環
善曰國語周內史過曰周之興也鸞鸞鳴於岐

山世本曰舜時西王母獻白

環及珮

翰注同鸞鸞鳳也

蒼龍覲於陂
五臣作流

塘龜書出於河源醴泉涌於池圃靈芝生於丘

園

善曰魏志文紀曰青龍見於靡波魏略文紀曰神龜出於靈池東京賦曰龜書界姒班固

漢書贊曰漢使窮河源也魏志曰延康元年醴泉出芝草生於樂平郡向曰時有蒼龍見蒼

則青也陂塘水也龜書出於河源者河圖也當實不出美而言之時有醴泉芝草生苑中故云

池圃揔神靈

五臣

作明之貺祐集華

五臣

作中夏之至歡

方

五臣無方字

四三皇而六五帝曾何周夏之足言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揔合也春秋元命苞曰通三靈之貺長楊賦曰受神人之福祐爾雅曰貺賜也祐福也尚書曰華夏蠻貊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燕丹子夏扶謂荆軻曰何以教太子軻曰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於君何如也良曰貺惠也言揔集神明之惠福在於中夏以

爲至歡也曾別也時方明帝齊於三皇是爲四
皇齊於五帝是爲六帝則周文王夏禹何足言
也於今

六臣註文選卷之十一